經籍考

明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五卷 明史大全二十四卷義例一卷

明永樂間命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四十二人纂修其凡例有七一周易上下經二篇孔子十翼十篇各自為卷漢費直初以彖象釋經附於其後鄭玄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為今易程子所為作傳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為八卷東萊呂祖謙乃定為經二卷傳十卷

是為古易朱子本義從之然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凡經文皆平行書之傳義則低一字書以別之其繫辭以下程傳既闕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總釐二十四卷云一程傳據王弼本只有六十四卦繫辭以後無傳今法天台董氏例以東萊呂氏所集經說補之仍只稱程子曰分注書之別於傳也一程傳本義刊本間有脫誤字句今合諸本讐校歸正其傳有兩存同異者則繫東萊呂氏舊例云一二程文集遺書外書與朱子文集語類有及以易散會合天台董氏番陽董氏附錄二本參互考訂取其與傳義相合而有發明者各分注其次朱子嘗折衷程氏得失

者則附傳下仍以程子朱子曰別之其程子二序上下篇義朱
子圖說五賛筮儀并三家說經綱領則參取二董附錄及啓蒙
諸書別爲義例列于篇端自爲一卷云一諸家之說一宗程傳
本義折衷並取其辭論之精醇理象之明當者分注二氏之後以
羽翼之而其同異得失先儒雙湖胡氏雲峯胡氏嘗論訂者亦
詳擇而附著焉一經中文字有當音者今從天台董氏例參考
呂氏音訓直附其下間有傳義音讀異者則明識別之一經文
圈點句絕傳義間有不同處今一以本義爲正

易經蒙引二十四卷

明國子祭酒晉江蔡清介夫著林希元次崖序曰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較子屬禄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屬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為意句自為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托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

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説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爾蔡子之説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説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為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為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直隸松江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聞君道莫先乎立教立教莫重

乎經術漢求遺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文而集五經註䟽雖未還於粹古要為知所先務也矧五經之首實惟周易始自伏羲畫卦而周文係以彖爻孔子贊以十傳四聖之精具於是焉其後王弼談玄京房演數去古益遠學失真傳爰至宋儒得其宗旨惟程之易傳朱之本義然讀者多枝蔓於辭而卒莫究於理明而復晦弊也久矣竊念臣父蔡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鄉解而登甲科由督學而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易門徒相授無慮千數舉世謬稱以為專門焉者悼世俗之見執泥象辭而支離於形下宗朱程之言研究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覯先天後天而漸悟洞太極無極以深造手不傳披迄裁衆說積有成

編借名蒙引向惟藏之篋笥若有待於明不幸謝世未及獻呈
而臣忝舉鄉闈叨登甲第所以蒙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
父教以一經而致然也臣不自揣敬用謄寫上塵陛下乙夜之
覽倘或有取其一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陛下渙發德音俯
賜收納貯之内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頒之禮部以開天下諸
生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陛下右文之治皆顒顒然以興起而
通經學古之士將畢出以效用矣為此將臣父蔡清所著易經
蒙引每部二十六冊正副二部共五十二冊隨本親賫等因奉
世廟聖旨所進書籍正本朕留覽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禮部
尚書李覆故祭酒蔡清潛心易學專意注疏平生精力所得盡

在蒙引一書真足羽翼聖經開示後學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可以傳播遠近嘉靖八年十月朔奉旨是

實録萬歷二年工科李熙題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少而志學壯而聞道飭躬砥行動準古人歷官郎署咸推師表常賀寧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舊時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清請先謁孔子大忤寧藩引疾致仕居家經學自娛四書五經各著蒙引發揮羽翼之功信非渺小雖祀鄉賢未蒙特典之賜請建祠專祀其鄉禮部覆請得報依擬

周易旁注前圖十二卷

明初新安楓林先生朱升著其序云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

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
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令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
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閒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
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
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
氏有讀易十字樞憑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三者經傳訓釋
之樞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
古其旨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
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
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

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令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漢氏中讀周易卦序之學蕭氏有讀易考原一書楓林爲之序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令錄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說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朱升序

易說　明文易　原一卷

明臨海陳錫元之著序曰經有六易為大六經去聖久遠簡錯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為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纂羣書易獨完乃亦錯誤而使人尤難讀也易自翼後五傳至田何何後分為施梁孟邱竝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邱祖同出何大抵易在漢無弗異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邱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儒先謂漢之易自何始何而上未有書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所謂古文庸非田故書而特秘石渠者耶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

服生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之嘆小章句不知視王所
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然也費學傳載其
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實始費氏
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梁邱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
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已矣或舉卯金所校以辨其不然愚
惟脱去无咎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
簡錯不能無軼文誤不敢無闕錯誤缺軼於古文均為之亡而
不亡者固存讀者以為易耶難耶是故難則疑錯誤當正而疑
則不敢正軼闕當補而疑則不敢補漢以來諸儒固有及見夫
本經而可俟後學之決疑者牖此檝師承顯具尋例類考同異

須認顯門而令讀者曰有朱子書在也嗚呼此豈朱子意也哉

朱子末年嘗悔解經文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

以漢儒只說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長也勝國時元明善言

虞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耳自漢以來諸儒嘗盡心考之殊未

博集見經生以明善言告之而令讀者不知求焉可不可也且

夫易本義朱子註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

有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滕珙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有改

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德明釋文兼

全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十五家是正其文厥

功不細呂既會粹成書朱子欲修補焉漢以來諸儒傳註未嘗

敢忽也晦菴裔孫鑑音訓䟦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令讀者乃秖知本意而不復知有音訓此愚易疑初筮告蒙約之所為録也此書愚始名音訓補從晦菴志而後標令名者晦菴自言某易簡畧音訓則欲補其遺脫晁景迂所謂古訓詁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兼數用者晦菴之所甚契而愚之所為取於約也然文淚辭或翻或迻不可以告蒙非初筮以求不足以探幽剌微觿結鋤滯悟約而推博嗚呼令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訓見之矣愚於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

義辭韻之奇詭者在我晦菴前如陸晁呂氏所輯咸在而愚之所記憶及晦菴後各家註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菴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菴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潔靜精微易之教也荀卿子曰善爲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式勸輅註易曰安可註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惟易闕不序愚之爲此書也病其弗傳而終爲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于首以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謬曰易說序云

周易集註十六卷

明梁山來知德集註自序云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男女乾坤男女相爲對待氣行乎其間有往有來有進有退有常有變有吉有凶不可爲典要此易所由名也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間莫非易矣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畫卦文王繫卦下之辭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錯有綜以明陰陽變化之理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下而陽上也雖六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皆相綜而爲二十八卦並相錯八卦共三

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於離蒙綜於坎本是二卦然一上一下皆二陽四陰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周公立爻辭雖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亦以陰陽之氣皆極于六天地間窮上反下循環無端者不過此六而已此立六爻之意也孔子見男女有象即有數有數即有理其中之理神妙莫測立言不一而足故所繫之辭多于前聖孔子沒後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于序卦錯綜之中止以序卦為上下篇之次第乃將說卦執圖求駿自王弼掃象以後注易諸家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本朝纂易經性理大全雖會諸儒衆注成書

然不過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不知孔子後儒卦變之非于此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註疏之所言者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內之奥妙是自孔子沒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二千餘年不甚可長嘆也哉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事也非真有實理也若以事論金豈可以為車玉豈可以為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全在於此如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真有此理也如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是真有此事也若易則無此事

無此理惟有此像而已有象則大小遠近精粗千蹊萬徑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只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物畢照若舍其鏡是無鏡而索照矣不知其象易不淫可也又如以某卦自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信而從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于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正在于此盖乾所屬綜乎離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巽震所屬綜乎兌乃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

于孔子雜卦昭昭如此而乃曰訟自邇來失之千里矣此所以謂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也德生去孔子二千餘年且賦性愚蒙又居僻地無人傳授因父母痛侍養未仕乃取易讀于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窺其毫髮遂遠客萬縣求溪深山之中沉潛反覆忘寢忘食有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數年而悟文王周公之象又數年而悟文王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于隆慶四年庚午終于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始成書正所謂困而知之也既悟之後始知易非前聖安排穿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陰一陽內之外之橫之從之順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至精者易也至變者易也至神者也易也始知繫辭

所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又作說卦序卦雜卦于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人之學易亦明白親切但人自不察惟篤信諸儒之注而不留心詳審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長夜至今日也注既成乃僭于伏羲文王圓圖之前新畫一圖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文王序卦正綜圖又畫文王八卦四正四隅相綜文王序卦雜綜圖又發明八卦正位又上下經篇義並各字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啟蒙又考定係詞上下傳以廣八卦又補定說卦傳以廣八卦之象又改正集注分卷又發明孔子十翼其注又訓釋象

義字義及錯綜義後加一○圍方訓釋本卦爻正義象數言于前義理言于後其百家注易諸儒雖不知其象不知序卦雜卦及卦變之非止言其理若于言理之中間有不悖于經者雖一字半句亦必采而集之名曰周易集注庶讀易者開卷豁然可以少窺四聖宗廟百官于萬一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聖賢之言不容不自任類如此德因四聖之易千載長夜乃將纂修性理大全去取于其間更附以數年所悟之象數以成明時一代之書是以忘其愚陋改正諸儒註疏之僣未暇論及云萬歷戊戌春三月廿二日梁山後學來知德序

門人戴諾跋云先生遠客萬之求溪探賾索隱三十年而後悟易之象又悟文王序卦又悟孔子雜卦又悟孔子雜卦又悟變卦之非潔淨精微之奧旨粲然大明于世諾叅中致仕歸田欲梓是書先生以未就辭之天啟文明恭遇閬中徐侯來令吾縣首肯是書慨然捐俸梓之是不傳之秘自先生而傳而已絕之書自徐侯而續其成也豈偶然哉羽翼四聖之功亦偉矣萬歷

己亥夏五月

孫退谷先生曰後人讀易能熟看來氏集注及傳義補疑二書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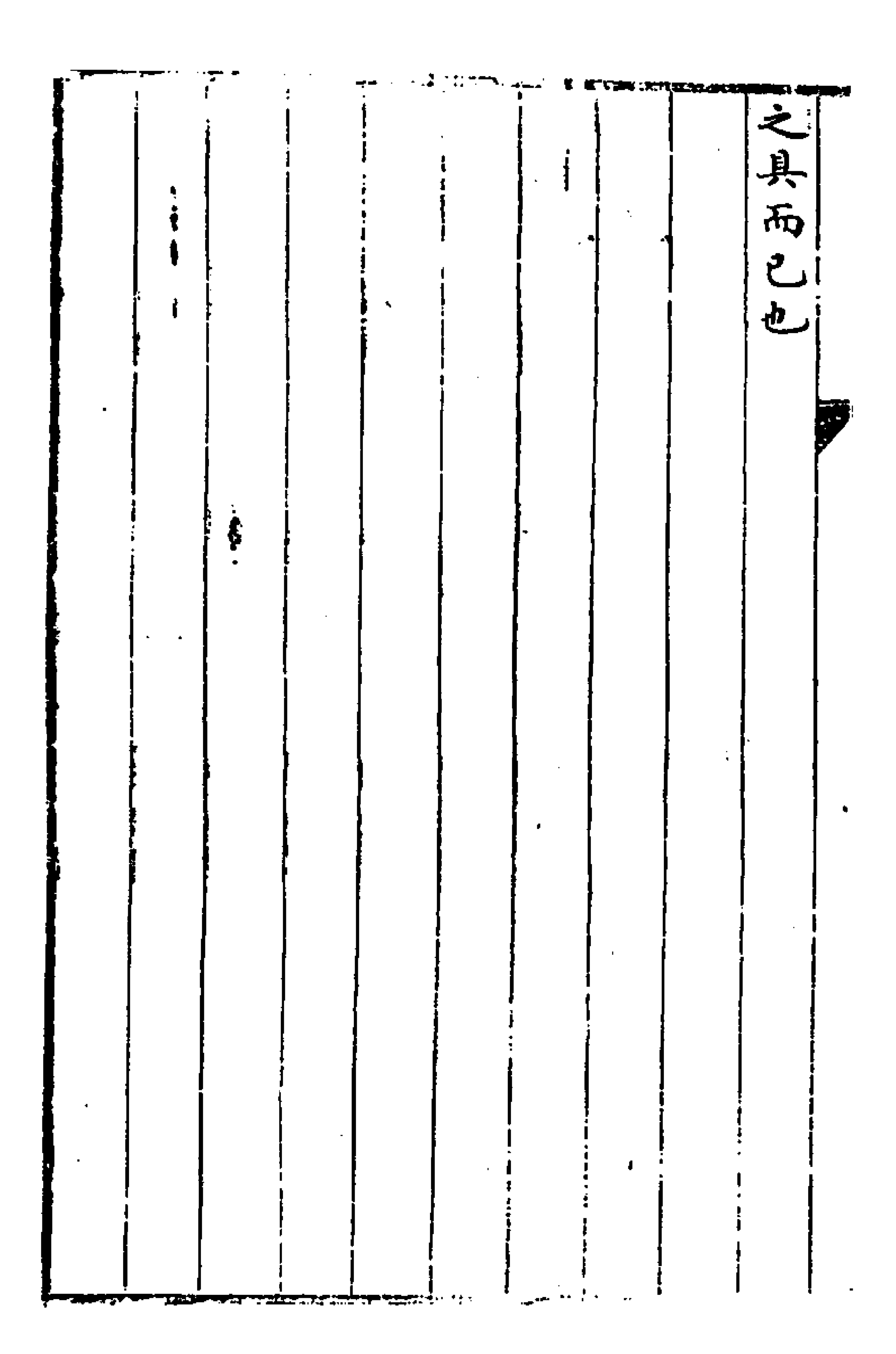
讀易紀聞六卷 明史止載讀易韵考七卷

明布衣長洲張獻翼幼于纂集張一鯤序曰夫易豈易言哉所以贊神明通變化參天地人之道而一之者也自羲文肇啟周孔迭成四聖人者竝以心極之精而洩先天後天之秘其為書也有卦有象有爻有辭而三才之義燦然備矣何古之言易者雖兼用三代更端互起乃致岐象辭而二之淆之八索則泥於辭局之三卜則狃于象商瞿誦法孔子稍得其宗五傳而至田生以及施孟梁邱之屬毋慮數家家有數說同方異軌變候雜陳用是京焦以筮顯費鄭以釋行而易始病矣康成輔嗣接踵而興乃各為之疏注說者猶指為混經之原而鄭且無傳湮滅

不講則後之學者亦將安所取東哉國朝以明經設科易殆居天下之半其挾義經習孔翼者不過取朱氏舊文而敷衍之率循訓詁之餘緣資祿利之路其免於先儒之意蕩然以漓而易旨愈晦矣古義之不復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江東張幼于氏乃力起而闡揚之上下千年兼綜百氏潜心內運殫思窮研直追乎爭往聖心之心源一洗乎世儒之陋習始之三說以究其歸繼之韻考以引其槩終之紀載以洽其趣宗鏡森然書凡三變而本旨於是略備海內始知有幼于之易矣是編更採諸儒之紀聞成一家之獨訂爰稽史冊證以名言精析秋毫粗緣物類囊括删羅寔由神解自有傳釋以來固未有若斯之博而要詳

而叢者也余惟通經之士自昔所難而易尤潔以微號專方者卒未竟其涯涘詞家者流咸取藻贍務恊才情質以窮經或致浩汗而不相入然其義未始不相通也㓜于既以其詞雄長一世而其要歸特邃于易雖問字盈庭而下帷罔輟外若通雅而中慕沉㝠閒著是編為之鬒髮中白覃精夙夜每一語得甚至癸圜悉登記無遺其心良獨苦矣如㓜于者又豈直以儒林名者哉編凡六卷咸酌之衆說而附以己意斷章取裁亦無乖乎者亭之舊不深求崖谷懼其病於支也昔何平叔一代弘遠而于讀易恒以九事為疑㓜于書既行吾知執是業者其免於膏肓之癖矣遂檄有司刻傳之并以識予表揚之意匪徒為右文

之具而已也



易意參疑首編二卷内編四卷外編十卷

明萬歷時吴江孫從龍化光輯王世貞序畧曰夫以夫子之聖而猶不能驟得意于易至韋編三絶彼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説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為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於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晳于象占明興益尊大其説布之學官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由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羣然而慕為章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説而已耶吴江孫化光初亦以學博士弟子習為其説而不能自信於居安樂玩之餘務出其無師之知以根其

無體之妙若有啓其實而示之者意不能已遂為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參疑凡首編二卷畧有九其四明圖極義例為上卷其五紀筮用讀傳之法為下卷外編十卷畧發卦爻繇義時折衷大旨而不必盡出於己至內編四卷則君所自負上可以扶四聖人之秘而姑慎之不輕以寘耳觀之喙者也君既用易成進士而學士大夫得其首編外編而愛慕之授之梓而以序屬不佞不佞獲與寓目深有感於君之疑也其於伊川紫陽氏之說初不為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雋求乎其言之也又洒然而不為泥若齟齬也商瞿馯臂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以為能無疑乎不知其所以無疑者

不得其所以信之耳語不云乎哉信信信疑疑亦信也有篤信而後生微疑有微疑而後出精思有精思而後得真信孫君其無疑於疑乎其亦稍出内編而傳之世之真能信易者獨孫君也易之傳毋如秦小之以卜筮而幸不火毋如明尊大之若二曜而乃辱之以逢掖進取之業孫君者可以名不辱易也

郭氏易解十五卷

明豫章郭子章青螺著自序畧云孔子云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學之為言效也效之不肖不得名學易之入手在洗心其入神在知來藏往令學者能洗心乎能知來藏往乎易之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其妙萬物莫妙乎神令學易者能終能始能神乎乾六龍可兩天下漸六鴻可儀天下令學者出可為兩處可為儀乎一不效不名學易故學易難孔子可仕可止學艮可久可速學咸恒不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寧儉寧奢戚學小過焉不學焉不易故易惟孔子能學也然韋編三絶鉄擿三折如此其勵河不出圖嘆不如羲鳳鳥不至嘆不如文如

此其憂而僅云無大過易可易學耶子韋幼習易先君子手程
傳朱義而口授之因之竊一第令犬馬齒七十五矣讀三易語
如隔牆聽謦咳不審云何自歸養以來日極研而旁鑽之稍窺
一班爲論若干篇爲解若干條總名之曰易解以訓子弟子弟
付之剞劂嗟乎善爲易者不占管輅謂易安可注信斯言也余
茲解贅矣女余之過大矣
門人武昌黄養正曰我師郭青螺先生以甲科高等歷中外
者凡五十年經文緯武討蠻服叛無日輟講學談道之功其指
述種種訓令傳後者何啻百卷業已家有其錄人藏其書矣獨
易解未以示人歲在丁巳始脫藁正讀之見其折衷群儒直探

四聖盖元老極深研幾之談而非若康成介士輔嗣少年以捉麈岸幘肆之口說可同日語也

明吳中立字公度浦城人嘉靖戊午舉人隆慶辛未進士父歿服闋遂絕意仕進以著述為事結廬于武夷山中十有七年越中太史張元忭直入山訪之微諷以仕則曰士各有志萬歷十五年南禮部尚書袁洪愈給事中周邦傑巡按御史楊四知表其修節詔縣府起送赴部辭乞終隱貽相臣書曰昔唐元和進士賁冠卿以祿不逮親永懷罔極隱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李行修薦舉冠卿力辭竟許終隱愚願効之吏部復言聖世禮賢首崇恬退必使清節之臣塵被罷榮乃可以廉頑　懦風動士人

詔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痊錄用後尚寶丞報至已逝矣所

著有易銓古本中庸大旨論格物書性說氣說諸書

易象通八卷

明寧藩中尉貞靜先生朱謀㙔鬱儀著李維楨序曰昔孔子晚而學易而為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尚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去象數矣然而識者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馮當可謂王與人事近鄭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勝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為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舉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

友人朱鬱儀氏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以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象之始也書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闡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卽漢以來各得其一察以自好所不具論而孔子之學固在也若之何忽之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無所附會穿鑿使夫讀者占者犂然各當于心而始信夫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坦然明備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

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為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為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為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謂之象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于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言易則遺象而言易則徇象而言易者階之過也有徇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興焉通也者懲于徇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

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
矣亦孔子之指也

古易詮二十九卷令易詮二十四卷

明金壇鄧伯羔孺孝著邑志隱逸傳曰少即謝去諸生隱天荒蕩之銅馬泉博學洽聞撰著甚富郡守王應麟聘脩府志搢撫獨詳巡撫某以行脩學博聞于朝不赴日徜徉釣雪亭或乗興往來兩浙與諸名流唱和綜述文史上下古今筆無停涉有天荒館詩草二卷卧遊集四卷藏于家其古易詮二十九卷令易詮二十四卷已行世與屠隆湯顯祖同時人

宜興史孟麟際明序畧曰吾友天荒鄧孺孝少治博士家言心不懌而傳之辭賦則又少其技而歸之六經六經中尤喜易於是迄漢暨明自註疏傳義而外支詞賸簡靡所不窺當於心輒

書人所未發輒附以己意其說百家其義竊取理在則不畫一而求言善則不因人而廢竭知力於玆者蓋積有日月矣先是輯今人言爲今述若干卷藏于家玆乃裒古今人言及已所論著合爲一帙命曰易詮蘊孝曰詮具也擇言也言具古今擇鑒美忒蓋竊附乎述以傳經蘊孝之旨深哉予讀易且久觀象而未逞及其辭玩辭而未逞其竟其說悅心則有出口則無易與言猶然二之蘊孝詮百家之言因理明辭因辭明象若觀日於川索形于鑑玆非言之幾于道者耶

明慈溪傳文兆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推明古易次第有上下二篇十翼十篇闡發三聖易學而辨漢儒費直為亂易且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天啓末中官劉若愚酌中志述司禮監陳矩篤好易建傳之書嘗曰揚子解難魏伯陽叅同契劉勰文心雕龍直云伏羲文王易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語當不謬也若愚謹按周公係爻辭之說始於唐孔穎達自唐以前無聞則穎達之杜撰費之亂序不辨已明先監之有取于傳文兆非無見也天如假以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第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

易筌六卷

明秣陵焦竑弱侯著序曰聖人之微言備載于易所謂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儒者習而弗察而易浸不傳于是矜激于名義沒溺于訓故而失彌遠矣二氏因竄其說而與儒角不知皆儒學之固然也善乎李覯之言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果生譬諸飢渴之飲食不可一日無二氏乘其飢渴而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余竊悲之晚而學易憂憂乎難入也時羣同志者講焉研味久之知禔躬涉世窮深入微理無弗具而異學之术無以為矣會同學者漸以散去所聞恐至于遺忘輒命兒子籍記之為就正之地嗟乎是編出學者知二氏

所長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絕倫不可為國家者則易之所無也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瘳矣乎萬歷壬子夏書

易畧三卷

明會稽陸夢龍君啓著平湖陸夢鶴曰君啓先生夙探河洛之秘潭思容討其所著述盡屏衆說支流獨標立象宗旨旨務攝其統宗義必斥其隅曲雖輔嗣清微子瞻曠達未之或先也雄之瑩玄也曰不約則其旨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合數言而易畧之義可見矣 所著易畧外又有四書解憨生集黙行録行于世夢龍別號景鄴萬歷庚戌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轉郎中歷遷九江兵備改黔中平寇功陞總憲粵東內艱歸起兗東署東平篆襲破東平巨盜兗西悉平廷論以夢龍浮沉魏監時秩不進復令備兵固原崇禎七

年討泰寇淄賊伏死之贈太僕寺卿謚忠烈

易揆十二卷

明內閣大學士檇李錢士升御冷著其子棻曰古今說易者商瞿而下去聖彌遠京房焦贑管輅郭璞之徒技方小道托之于易固無足論淮南王聘善易者九家注疏立訓易道反微他如王弼闡叙浮義而為孫盛短洪正辨析名理而為張譏屈何妥出入王鄭而為楊䫋蚩追至宋儒廢象言理易道轉晦明興以來不下二百餘家觀玩之間豈元神解然求夫扶微盡變以推明古聖作易之旨如李鼎祚易解關氏易傳麻衣心法諸書詎可多得哉先府君方為諸生時卽留心易學邁年以來閉戶覃思奄而彌篤一義未安累夕不寐及其旣得忻然忘食又復廣

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删其煩蕪衷以己意因爻探象因彖觀爻別二卦于一卦定主爻于六爻至于互體側體靡不該盡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非耶稿凡屢易始克成書易簀之夕猶手一編詔不孝曰天靳其算圖象總論未獲授簡然數年心力悉萃兹編若其善爲傳之不孝捧讀遺書懼致湮沒爰請衍公細加讐校公諸海内名曰易揆蓋府君所自命也夫易學不明人專一喙言數者不揆諸理言理者不揆諸象即刻舟標指于象有得而象先之畫象外之意未能神而明之則猶是京費之易程朱之易而非古四大聖人之易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之巽巽周之几几孔之無可無不可皆當悔吝憂虞之地而能

知阻知險故處困得亨後先一揆府君丁流極之運而節介嚴介石諠篤匪躬悵家國之已非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棲神淼簡其于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有異代而同揆者乎

癸巳天中日

雲間許誉卿序曰四經皆有定論易不可以定論論者也非不可定至定者存于畫遂能包天下不定之論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商瞿而後言易者多鄭釋天象王疏人事說者猶或非之趙宋以來易大明邵子之言曰易于時配春于事屬皇于性係仁是揆諸氣者也程子之言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揆諸理者也或問卦象于朱子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是揆

諸象者也三賢各得其一而易之大全無不畢見然則以定論論易者拘于易之辭未通于易之畫者也張子曰悟後心胷宏觸理皆在我術內斯言近之矣我年友塞菴錢先生立朝當否泰之交則爲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爲碩果以故學識所至旣過前賢晚年躭味益深所著易揆一書余受而讀之時抒獨見旁輯諸家潔凈精微直與易契而余所服膺者尤在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兩設分合直舉所謂氣與理與象莫不兼融而竝攝之何也三才分六位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天地位居其盡無事于互人則上下乘承可合可離相生相接而消長之道伏焉故六位分屬則二賢五君三爲諸侯令長四爲太

子大臣近臣四爻皆得以事互初未主事上已謝事故不得互自有互而變通無窮舉凡人事得失正不能見者互潛見之此氣所蓄然也是編首揭互體卦則一定者既不不阻其旁通已然者幷不遏其未見是先生之論氣簡于邵而詳于邵矣卦有反對所謂綜也有四正綜而互氣之定者有見有四隅綜而氣之變者見以正綜隅以隅綜正而氣之平者見順逆既得象隨以立變化多寡均適其平上經陰多于陽者八爻下經陽多于陰者亦八爻是象之大中隨時非若太玄潛虛以艱深疑人也且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有錯無綜先生特設反覆為對之義即以錯為綜而以十二爻合斷其旨則又窮其變而通其理

觀乎象外以發先賢所未發是先生之論象變于來而深于朱矣若六十四卦之合而爲三十二蓋數之相周自有乘除此即天運之終始也閱正忘反是知進不知退也閱反遺正是知退不知進也兩卦交繹其旨彌變如屯蒙易位在屯則雷在蒙則山矣如小畜履易位在履則澤在小畜則風矣必兩卦分卷而後非偶者不相雜如屯可繼坤必不可合坤本與末之辨也師可繼訟必不可合訟兵刑不可偏見也卷數之分合明則有分而并雖備有合而闕雖通是先生之論理備于程而嚴于程矣昔孔子韋編三絕始悟羲之圓圖爲錯文之序卦爲綜歎其不可典要先生深悟之此意則對互分合極盡易畫之妙而無所

不有無所不通是以時而委心任運則為莊生之達生時而處險濟危則為瞿曇之撒手流行坎止不與天爭層見側出無非易理也

明中丞桐皖方孔炤潛夫論述蘆中人莆田余颺之子佺曰桐城方中丞潛夫先生諱孔炤號仁植萬歷丙辰進士其父大廷尉公大鎮萬歷己丑進士易其家傳也中丞公之嗣為密之以智中崇禎庚辰進士以己卯出家父之門天末不受宰相之召緇衲以隱別稱浮山藥地愚者庚子遣其子田伯中惪來候家父以時論求序序畧云先生之學易也以統有無之中為極以河洛為端幾而要歸于時用先生之言曰自天地未分而今時矣今時之天地即未分時之天地人人全具卦爻而時時事事有當然之卦爻今又即以先生論嘉州忤貴為訟之時職方忤

璫爲壯之時撫楚忤相爲過之時至若爲蠱之時而以謙爲用際草之時而以遯爲行蓋先生無日而不在易中亦無時而不在卦爻彖象之中故居方愼辨憂違樂行又悉𤨏于代錯持𢡱之中觀先生之以易律身則知先生之以易垂訓意深慮遠合於聖人憂患之懷而盡變極通山梁之嘆時中庸之時措孟子之贊聖之時先生直以全篇括之盖歷四聖之時而後有邵朱之時更歷邵朱之時而後有先生之時也先生之爲繼易之傳人也又何疑焉

淮徐觀察上谷李世洽曰潛夫方先生纘承家學著爲時論紹闡則祖明道而禰廷尉集說則循康節而遵考而又精搜楊京

王鄭周程張蔡之輿以漸逼及近代名儒鉅公窮經博物諸君子不下千有餘家綜合全豹微我析義綱舉目擗亡慮數十萬言亦何粲然其明備也先生束髮通以來世家循吏入領職方出視楚撫忤璫忤相大節巍巍晚丁鼎革之運嘉遯環中草堂令嗣密之萬里歸省華表一鶴猶復埋影雪窟黃葉棲真更從廬居阡凷中盡變極研卒就名山之業予友人竹西子為先生從子出秘稿請表章之因序以行

易經困學箋記 明史作周易玩辭困學記十二卷

明海寧張次仲字元岵號待軒取待天下清之義天啓辛酉舉人着易經困學箋記詩弋晉書鈔唐藩鎭攷土室晤言錄等書爲人倜儻有氣槩才軍千人議論創闢獨行己意即先儒定論勿顧也入清初遯于荒野後因其子欲謀仕入城居禁止之康熙十九年卒年八十九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明末漳州何楷玄子著自序曰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言易者要本之田何離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

施讐孟喜梁邱賀之徒最盛後别有焦延壽易托之孟氏傳京房其說長於災變不類聖人之經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忘其本世所傳鄭玄舊本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而以象曰兩字冠之又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預註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許俊對髙貴鄉公之說也按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别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

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合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魏晉而下去古日遠學者不見古大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頴達奉詔與諸儒叅議於易獨取王弼不本正義者以為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呂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為非古吴仁傑祝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余故別異經傳以還田何之舊竊謂夫子之注易備矣學者因而求之則思過半仍取彖象二傳附于經文之下以為之注易以彖傳象傳等字其文專釋乾坤及上下繫說序雜等傳凡有關于彖象者亦各隨卦而附列焉以祖費直之意輒不自

壘罔羅舊聞栽以管見爲之小注要求靡盬于夫子而已爰題其名曰古周易訂詁云

何楷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爲給事中劾楊嗣昌救黃道周隆武朝官戶部尚書劾鄭芝龍鄭鴻逵不從郊祀無人臣禮遂左都御史又劾鴻逵搖扇殿上二鄭益怒楷請告歸芝龍使其部曲楊耿戕其一耳楷遂死弘光時爲侍郎救太子

兒易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

明上虞倪元璐玉汝著自序曰漢人説易舌本強梗似兒強解事者宋人别梳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古今謡讖多出兒口即易寄靈任兒自言必能前知矣夫易固貴兒所以藏身大藏之篋小藏之兒篋亦聖人兒天下也天下甚危之言以為兒為之則可無禍也之次乾坤此易告難也繼屯以蒙蒙童是兒此易明言惟兒足支難耳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　義例八則云明類第一開物成務前民之道以所由來故曰原始剛柔摩盪發卦之功以其本事故曰正言觸類引伸窮卦極變以其竭才故曰能事

彌綸天地包洪貫纖以其究功故曰盡利化而裁之其究不廢以其扶敗故曰曲成平之傾之其責有歸以其重舉故曰申命又曰易冒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衍易行易能八者易所由作也易居者六十四卦之所由見也易通者卦之所由極于四千九十六者也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索易倚易推易制易求易見易類易嚮易治易作易會易通易小易初十八者易之義格於是則無遺也易相易敎二者係之申易者也其餘七明文多不能悉載

雲間蔣雯階馭閎曰公通經玄解創立蘊深不襲漢以後諸儒章句作兒易兒者娃也其義孩言童蒙也有內儀卦必遵上畫

必覩初以仲尼上衆三聖求用于象曰以用從君子有外儀陳版握筮以揲命鬼開成之類曰原始為易冐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衍易行易能摩盪之類曰正言為易居引觸之類曰能事為易適彌綸之類曰畫利為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倚易推易求易見易類易斷易治易作化裁之類曰曲成為易會易通易小易初平傾之類曰申命為易相易教天地之開闔日月之明晦晝夜之通復世會之升降聖人所以握太鈞而御萬有君子持身進德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盡於此矣殆發機於筮焉其學渾淪無端與漳浦黃公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殆過之其所著書行世者代言奏牘講編兒易鴻寶應本遺詩其槩計奏

疏及搜遺諸種則藏於家

古易世學十五卷 易辨一卷 明史不載易辨

明鄞人豐坊著本坊一人所作而僞託於遠祖豐稷及曾祖豐慶父豐熈而以己承其學人皆目爲狂易然其中儘多可采發先儒所未發者

周易旁訓

明雲間苦節先生沈易翼之著

易髓

明陳州學正雲間支山張璞廷采著

易卦通義

明宗伯雲間文簡公孫承恩貞甫著

重刊周易本義三卷

明寧波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易令易之異程子因令易作傳朱子因古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于傳而一之故令本義之序亦令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故獨刻本義行於世讀者便之令成君致政還姑蘇板隨以行學者不易得寧波郡庠胡生儔與其弟信乃以成君本重加校正一遵聖朝頒降大全捐已貲以刻諸梓其嘉惠學者之意可尚也刻既成屬常識其始末如此成化己丑冬十二月

崑山顧炎武日知錄曰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

傳上下二篇彖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為費直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文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經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惟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及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殽亂彖即文王所係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令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

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係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令乃削象上傳三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緼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令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又不知何年何人以場屋文字義當歸一請廢程傳專用本義果行其說即宜尋朱子本義舊本翻刻乃又從大全中提出本義仍是殽亂之書其初則原朱以就正程久則忘之而以程之次序為朱子之次序惜乎朱子正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輔按通考馮椅厚齋易學條下載中興藝文志云椅為輯注

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公文公雖本古易為注猶未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贊曰以係卦之辭即為彖係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據此說則是朱子本義雖依古易立彖上傳象上傳等題目其彖曰象曰仍未削去也今寧人顧子以為朱子本所無不知何所考証

復古易十二篇

復古易十二篇明王雲鳳訂正其後序曰秦以易為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為完書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為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其徒轉相傳授遂自附其後與厥後鄭玄始析彖象附以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併大象綴於各卦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乾則仍其舊又增文言於乾坤之後雖曰欲使學者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之易固未可為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為一書而間有

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子之舊而朱子因之以作義本義嗚呼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是以儒者尚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離假托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而鄭王二子乃割裂淆亂焉遂使千百年來世不復見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求復古易所取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有作蓋無以易而董張胡陳諸家相繼撰習而起各用己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經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為鄭王之易而讀本義者往往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時談易孔時屬余繕寫如朱

呂元本於是更加考究以就此編藏之巾笥用備私覽且以就

正於同志君子云

卦畫圖　太極解　啓蒙疏

明晉江沈亨體敬著亨潛心聖道闇嘿修持其於義利公私之際幾微嚴審嘗云心術上要致其光明氣質上要矯其偏邪一切嗜情溺志攻愚責善省己望人不遺餘力嘉靖乙卯以貢授新會訓導作卦畫圖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以發先聖之藴士尊尚之擢宜山教未幾致仕

周易像象述五卷

明梁溪吴桂森覲華著自序曰像象述者述啓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像象三書曰管見曰像鈔曰讀鈔其大旨以乾坤兩畫爲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爲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備于人則人必成其爲象斯成其爲人也惟知像象爲人而乃知一卦一爻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詞皆言人身上事故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賾也而實至近聖人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其示人之意亦親切明白矣先生三書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啓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

業得覩管見癸丑設皋比延先生于東林得覩像鈔隨讀隨聽而見先生之言不盡于書也又于丁巳負笈龜山得覩續鈔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于言也于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為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矣自是朝而讀夕而思更八寒暑而成帙夫先生之書猶不足盡先生而况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然而寧述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于言而言不在于書若此天啓乙丑仲冬望吳桂森謹識

又像象金針畧曰讀易之法先看陰陽陰陽大分明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識然後看彖

辭彖辭明然後看三百八十四爻義爻義得然後看小象從源察流始知條理脉絡一一分明聖人下一字一語都是因物賦形化工神筆極擬議之工句中有彖字中有義句句字字有緣故下落無一个閒文雜字與詩書文法不同識得一分纔有一分可進通得一路更有一路可通故學易者無中止窮盡沒身已爾語曰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云云

同郡張瑋曰叔美吳先生壯歲即斷名心簡酬接嚴取予瑩其肺腑為名理之聚其于易也體諸身之負抱戴履以為圖圓書方不在河洛也驗諸心之翕闢變動以為潛見惕躍飛亢不在時位也蓋潔净精微先生自有之當天啓之季人以學為諱先

生方聯一二同志會鴻山會蓮萊會華藏會荆溪尊汲閔皇尋諸君之壁緒作詩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時宇宙春信斯言也即維絕軸傾凝冰重曀儒者旋轉大力應自綽如讀所著泰否說再三謹嚴于邪正之際憂患又何如也必如先生之息驀汰浮沉養靜澡而後可云能體易必如先生之定脚當硬肩世擔而後可云能用易篇章字句云乎哉先生說易渙乎霧除沛乎源逢爽乎其骨角解而冲融乎其膏液聚也一洗依傍割裂之陋獨嘗問易龜山得啓新先生策發久之乃集厥成題曰像象述若述所闡于啓新先生未嘗自立一解者猶此所以為叔美先生之易也歟崇禎丙子夏五謹叙

此書在燕京從董孝廉德其處借觀鈔本

易解六卷

明季吉水周瑞豹玄叔著天啟壬戌進士官尚寶卿遭亂不果上甲申逆闖之變痛哭喪明杜門不與戶外事甲午被誣逮入章門死於獄所著易解外尚有香霧閒集

易序圖說十卷明史二卷

明侍御錫山秦鏞大音著自序曰繫辭云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既云居之而安自不應強生見解但序之為言明有次第學者茍不於其中探討意義亦豈能居之而安乎據序卦傳止以卦名聯屬不取反對為義或云此聖人慮後世妄作執更其序故作傳以明其為一定之序而非其意義所存是則然矣乃雜卦傳又何以作也以序卦為定則雜卦不應作以雜卦為變則序卦不應執竊謂六十四卦惟文王能序之惟孔子能雜之後之學者能以雜卦對待之義求序卦流行之理亦庶乎能居之安矣作序卦圖說上篇凡五段下篇凡四段合上下凡九段配乾

之數中間入彖爻處甚畧畢要而已朱子有言註易不欲詳恐障其光明也今序之而已其又多乎哉獨爻數配合頗有自然之妙倘以是質之先儒而不無一言之幾乎道則或因是而求居安之說其於羲文周孔之心畫或不至於河漢云爾

序純卦乾坤坎離震艮巽兌序體卦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序辟卦乾坤泰否臨觀剝復遯大壯夬姤序一陽師比謙豫剝復序一陰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序二陽屯蒙臨觀頤坎晉明夷蹇解萃升震艮小過序二陰需訟无妄大畜大過離遯大壯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序三陽三陰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濟未濟序乾乾需訟小畜履泰

否同人大有无妄大畜遯大壯夬姤序坤坤師比泰否謙豫臨觀剝復晉明夷萃升序坎屯蒙需訟師比坎蹇解困井渙節既濟未濟序離同人大有噬嗑賁離晉明夷家人睽革鼎豐旅既濟未濟序震艮屯蒙謙豫隨蠱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咸恒遯大壯蹇解損益震艮漸歸妹豐旅小過序巽兌小畜履隨蠱臨觀大過咸恒家人睽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漸歸妹巽兌渙節中孚

上經第一段凡二卦乾坤乾覆卦交卦俱無變坤覆卦交卦俱無變乾上經第二段凡四對八卦屯蒙為一對屯交卦解變卦鼎蒙交卦蹇變卦革需訟為一對需交卦訟變卦晉訟交卦需變卦明夷師比為一對師交卦比變卦同人比

交卦師變卦大有小畜履為一對小畜交卦姤變卦豫履交卦夬變卦謙上經第三段凡四對八卦泰否為一對泰交卦否變卦否否交卦泰變卦泰同人大有為一對同人交卦大有變卦師大有交卦同人變卦比謙豫為一對謙交卦剝變卦履豫交卦復變卦小畜隨蠱為一對隨交卦為歸妹變卦蠱蠱交卦漸變卦隨上經第四段凡四對八卦臨觀為一對臨交卦萃變卦遯觀交卦升變卦大壯噬嗑賁為一對噬嗑交卦豐變卦升賁交卦旅變卦困剝復為一對剝交卦謙變卦夬復交卦豫變卦姤无妄大畜為一對无妄交卦大壯變卦升大畜交卦遯變卦萃上經第五段凡四卦頤大過坎離頤交卦小過變卦大過大

過交卦中孚變卦頤坎交卦無變卦離離交卦無變卦坎下經第一段凡五對十卦咸恒為一對咸交卦損變卦損恒交卦益變卦益遯大壯為一對遯交卦大畜變卦臨大壯交卦无妄變卦觀晉明夷為一對晉交卦明夷變卦需明夷交卦晉變卦訟家人睽為一對家人交卦鼎變卦解睽交卦晉變卦訟蹇解為一對蹇交卦蒙變卦睽解交卦屯變卦家人下經第二段凡五對十卦損益為一對損交卦咸變卦咸益交卦恒變卦恒夬姤為一對夬交卦履變卦剝姤交卦小畜變卦復萃升為一對萃交卦臨變卦大畜升交卦觀變卦无妄困井為一對困交卦節變卦賁井交卦渙變卦噬嗑革鼎為一對革交卦睽變卦蒙鼎

交卦家人變卦屯下經第三段凡五對十卦震艮為一對震交卦無變卦巽艮交卦無變卦兊漸歸妹為一對漸交卦蠱變卦歸妹歸妹交卦隨變卦漸豐旅為一對豐交卦噬嗑變卦渙旅交卦賁變卦節巽兊為一對巽交卦無變卦震兊交卦無變卦艮渙節為一對渙交卦井變卦豐節交卦困變卦旅下經四段凡四卦中孚小過不對既濟未濟為一對中孚交卦大過變卦小過小過交卦頤變卦中孚既濟交卦未濟變卦未濟未濟交卦既濟變卦既濟已上段各有說有圖有贊末又創為八角磨盤圖亦有說

同邑嚴福孫序曰侍御大音泰先生者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

方從問易屬為之序且命毋以一日長為辭福孫敬謝不敏受讀卒業乃作而嘆曰至哉先生之說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而未能盡合遂或以為非易之藴或以為非聖人之精覩先生之圖說則非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無不合焉夫序卦以六十四覆為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以上經分為五節象陽下經分為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與二覆象陽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三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皆不出一節之中如以屯蒙二陽配需訟二陰以師比一陽配

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顧愚以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明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後天之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取覆對而兩剥復夬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天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為天根月窟往來之關鍵得其用焉先天以多為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序卦以少為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陽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亦取諸剥復夬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卦配而變例以從上下經之遍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南代乾坎北代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

首之以乾坤中之以頤大過坎離終之以中孚小過旣濟未濟得其用爲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一坎象也覆卦數凡四九以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三五得三九以正對卦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皆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爲首尾五卦之中樞即爲八正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所以不與諸覆卦爲伍而變例以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夬姤從遘配而夬剝之用歸於復姤以二濟從正對而二濟之用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嘗較定先天方圖而以屯西配蒙東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髮令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比配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

膏廬南亦皆不爽毫髮雖先生所未及言而此心此理之同固有不謀而合者竊幸藉是以求益故敢因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參序義以覆象明彖文又附先後天諸圖而各系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于純粹中正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高世泰序曰易義大著於萬歷中東林諸賢維時錢啓新先生創獲于像象孫淇澳先生標指于明洛吳觀華先生之述精而顯先伯父忠憲公之孔義約而微皆程朱後易學之宗匠也乃于卦序皆有所畧焉者何歟說者謂卦序分明一世運圖固也然卦氣推算之說窮理之儒所不欲道而其中範圍天地之妙

又不容以擬議敎人畧之者其以此歟後三十年而秦侍御大音乃著易序圖說予稔知大音之為人若朴若谷端居澄心豈好過用其聰明而欲軼駕于前賢之上哉再三讀其書何與如也而桀如也浩博而有歸也往復而彌確也夫易之為言義無盡藏隨人尋繹故四聖有四聖之易漢魏諸賢有漢魏之諸賢之易閩洛諸賢有閩洛諸賢之易東林諸賢有東林諸賢之易通明之通述之四聖此心也此易也諸賢此心也此易也吾此心也此易也大音之易固天地間不可無之易亦天地間自有之易前賢之所畧後賢補之令日其卦序發明之日歟代變以來士君子之不得志於時者或高談無生之學或相與挈林竹

林之遊此亦肥遯之所託也而大音无悶之懷與憂患之思兼至寄栖禪榻掩關著書可以自娛可以垂世以人言之存乎景行莫如東林諸賢以教言之存乎精義莫如學易由斯而友千古由斯而翼六經吾不能量大音之所詣矣然則大音之不得志於時也乃其所由紹心學而維世道者歟抑卦之有序有雜猶之有正有反孔子雜之所以翼文王之序也於序而知天地之化之神於雜而知聖人之用之神化即用也用即化也天地聖人一也大音參雜卦之文於序卦之下亦以示學易者言序必兼言雜歟其所以為卦序發明之日歟

讀禮志疑十二卷

皇朝平湖陸隴其稼書著儀封張伯行序畧曰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尚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為不知闕如之誨又觀

易學指掌四卷

崇禎時雄縣趙鳳翔羽伯纂輯依古本以上下經居前而次以孔子十傳一圖說二傳義三筮法四占法鹿化麟仁卿爲之序畧云易更三聖之手不離象數實爲萬理淵源占者即數測理覺無時無處無念無事不在易中世無明眼之人則易即晦于天下之治易者吾友趙羽伯獨有深解時或揲著決大疑難事靡不奇中兹編考証古昔參以己見可謂明悉羽伯之言曰易之理廣大精微心可默識即語焉而難詳兹特就著言著聊指其法耳似於德體象變承乘比應攻取之妙別有所窺窺而非辭之所可泥嗚呼羽伯第言著法而易之理已盡矣

易學三述一卷

明河東王含光似鷺著自序畧曰僕承先訓治易三十世矣弱冠應制利不利乃退而學體雖偉而釋褐而弓裘弗振疚焉在懷年逾知非買山髙枕夢接羲皇與我周旋者獨有葦編在耳居安樂玩怡然自得極深研幾又爽然自失乃積思冥搜旁及百家揣揣乎從事十年而後知易之不可學也蓋易之亡也久矣一亡於棄理言數者流為讖緯之書再亡於棄數言理者泥於訓詁之弊況乎誣河圖為五行裂洛書為九疇侮係詞為僞安則易之亡一而再再而三矣然易亡而猶存者賴有河洛之數二篇十翼之詞尚在耳故僕之述易也亦曰伏羲之圖本於河

洛文王之圖本於伏羲孔子係詞本於河洛羲文文如此爲已矣

崑山盛符升序畧曰河中王似鶴先生之易學述乎文述乎孔而非述乎漢宋諸儒者也然述乎羲文孔總以述乎天地自然之易因而詳求其說有合於先儒者矣有不合於先儒者矣如論河圖爲八卦所由生人所及也論河非五行之數論洛書非九疇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中五爲無形之河圖人所及也論河圖爲未布之洛書論洛書爲无卦之員圖非人所及也如論先天小横圖出於河圖人所及也論員圖之出於横圖俱按洛書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大員圖大方圖法天象地人

所及也論大横圖重儀重象顯闡啓蒙非人所及也至其論後天也悉本洛書所坐之數而謂文之横圖出於羲之員圖文之員圖出於羲之横圖有變通無改易其理更確而可徵尤非人所及也以此為探本窮原之學而全易之理與數皆具焉其有功於三古四聖豈不偉哉雖然先生初不以為異也八圖所載悉遵朱子本義而推本其傳皆出邵子是其立論之或同或異未必盡出於諸儒而揆之以貫道先後始終今古之一原無不合也自非冥搜静悟深契乎數聖之心傳者安足語此

歷陽居士王岩楨曰似鶴侄風襟淡漠識力員通遺榮解組尚羊林壑者十餘年而著三述書初成見者疑信相半疑者謂其

未合於訓詁信者謂其有當於圖經也即余亦目駭意奪所得所未有而似鶴乃退然曰愚所守者聖人之糟粕耳咀糟粕而得酒味其為味也幾何矣天下豈乏酒人哉索味於糟粕者或寡耳今固知似鶴善述而且得其述之之由也

三述目録凡例

伏羲員方二圖合解　員圖解　方圖解　員圖卦氣　卦爻節序之例　文王橫圖解　橫圖卦序見於震艮巽兌之互體

文王圓圖說　文王員圖卦序本於伏羲小橫圖　擬縱橫以明反對　員圖三縱一横　古法六十四卦變說　員圖反對合正變　乾坤坎離之變始乎而終錯　巽艮兌震之變始錯而終乎　縱圖爻變　圓圖卦序見於坎離之互體　二篇分卦之數　三十六宮員圖　三十六宮方圖　八卦九六之分

二篇雜卦之畧　八純坐宮定以紀　三紀中氣　三紀次卦見縱横之序　中爻三變見八純之位次　八純初變　九六首尾　變宮正反　二篇卦位通序　三紀大限　三紀小限

陽九大限　陽九小限　陰六大限　陰六小限　卦運十圖

五運圓圖說　五運横圖說　納甲起例　納甲圖說　納甲

重圖　納甲合圖　蠱彖象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巽五爻先

庚三日後庚三日　革卦辭巳日乃孚二爻巳日革之　周易

不言五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筴數　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　參天兩地而倚數　周易卦變　本義卦變

考變占　變占擬例　卜筮所宜　京焦易說　象數　明暗

虛實　先後合一　五十設譬

凡例云一是編所列八圖皆遵朱子本義盖邵子所傳也它如

鄭樵河圖洛書以令冒古以僞亂真此聖經稂莠也首剟除之

一是編專為發明八圖羽翼聖經一得之愚或有先儒未嘗言及者願以芻蕘質之賢哲非敢標新索異也

一經義廣大精微未易註釋然彖辭有象傳可釋爻辭有小象可釋惟八圖之義見乎係辭故解圖必引証焉

一圖義幽深極難探索有彌年累月始得一解者又非單辭能罄不得已私擬小圖旁通幽折以裨披玩非敢僭加於聖圖之外也

一歷代講易者無慮千百家其書不得詳讀惟信州楊氏所集周易古今文全書猶存其概可略而知耳倘有秘文異授衛道尊經之士惠而教我敢不北面請益哉

周易直指十卷 周易大義 明史藝文志

黄虞稷云明仁宗皇帝在東宫卜筮專用揲蓍而斷以周易世俗古法皆不用嘗命楊士奇纂卦爻朱氏本義要旨一編既進上悦名曰周易直指士奇曰易固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辭修齊治平之道悉備請編輯備覽從之名曰周易大義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大旨上皆置於書殿寢室以備覩覽

考正古易十三篇

明末處士無錫嚴福孫祺先著其言曰易之為書主明陰陽之象有交易變易之義故名易古文易从日从月蓋陰陽之象莫著于日月也其卦伏羲所畫歷夏為連山商為歸藏至周則為周易其辭則以文王係卦之彖周公係爻之象及孔子係卦之彖象各上下二篇為經以孔子所作彖上下傳象上下傳係辭上下傳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凡十篇名十翼者為傳說詳著考正古易序中古本三經十翼卷帙各分予周易通義便於玩索故析傳以附經學者溯流窮源當仍求之古易庶可盡先聖作者之意也又曰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者經

八卦之象也彖辭凡上下二篇夫子係卦之辭蓋於文周彖象之別取乎卦上下兩象合卦名義以明君子用易之方自成史為夫子之易其體非傳而經不在十翼之例者說詳考正古易例中

元輔按漢儒以來只以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為經二篇以孔子彖傳上下大小象傳上下係辭傳上下及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為十翼令祺先獨以孔子大象辭亦自為經不列十翼之數與諸儒異其考正古易序例余未得見當從其弟繩孫蓀友索之

像象管見 明史七卷 象鈔六卷 續鈔 明史象鈔續鈔共六卷

明毘陵錢一本啓新著姚現聞曰先生于易自田何而下無所不披析而澄心冥契所得于靜悟為多則有像象管見有象鈔有範衍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知者邵堯夫聰明蓋世然得李之材秘授而後能窮其奧如公無師之智究其所得與堯夫等其寄寓適容自志亦髣髴安樂窩遺意焉

髙忠憲公曰易象經錢啓新先生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令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之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

周易象鈔卷一首馬圖次龜書次太極次體用一源次河洛合

圖次一陰一陽次通知晝夜次先天方圖次先天圓圖次後天圓圖次乾坤易之門次序卦次雜卦次制器尚象次大衍次九卦次四象次八卦次重卦卷二繫辭卷三附録各書卷四附録雜吟咏卷五上經卷六下經

自序曰萬曆丙戌余復任緜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之幾二十年若彷彿窺見管中一斑不忍捐之水火因宊木于甲辰名曰像象管見至于今又凡十年筆既秃手亦顫矣因友人嫌勉隨覩隨讀隨續隨鈔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思續爲木宊以備自考鏡名曰像鈔孫鉞有言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此蓋不特箴術

之失云余前見既管後鈔復然即不任注與解然應鈔不鈔非所鈔而鈔亦自知妄無所逃罪或又曰先生窮年兀兀在書册中作活計噫此蠹魚也余曰書册安能蠹魚人人自蠹魚耳人有家無書有書無蠹余尚恐不得比數于蠹魚卒爲蜉蝣之朝夕若曰無事書册余曷敢昧心萬歷癸丑春孟

周易孔義 明史一卷

明無錫高忠憲攀龍著天啓時太僕卿疏辭不允遂乞差還里舟中閒寂著周易孔義大旨謂五經注于後儒易經注于夫子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數年前與吾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多所闡發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簡而精微多前人所未發云

文弨案明史又有大易易簡說三卷

修復古易經傳訓測十卷

明湛若水甘泉著其序畧曰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爻而後可待行也羲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羲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羲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與也直數焉而已哉故韋編三絶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

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淵深知篤信懇請爲學者俛焉正之乃爲出羲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羲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簡錯散帙於係辭者令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矣於孔子十傳則稍出

愚見因言求象而名為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令蔔生等采測義作旁識而不為之説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明史又有古易辨一卷

明浙東季本明德輯錄其序曰易心學也隨時變易歸于中道故謂之易夫心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往來其變無窮道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往者事之化來者幾之微事既化不可得而知矣所可知者惟其幾耳知幾而中在是矣故易以知來為要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知以藏往神以知來無他學也于是憂民之迷于吉凶也而為之設卜筮以前民用將與共立于無過之地此豈有所強哉不過因其心之同不待外求者而開明之使不昧于吉凶之幾即其一念之覺而得補過以復于無咎此伏羲作易之本意也易為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于

剛形迹之粗哉既有卜筮則必有貞悔之二體七八九六之四象雖未有辭而卦已有名陰陽之變可以無所不通矣不然則卦畫之具將安所用耶禹謨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同此卜筮也洪範曰龜從筮從是夏商時同此卜筮也自伏羲之後卜筮之法未有改者特以商政不綱民罹罪咎文王拘于羑里身經患難憂民之迷吉凶亦猶伏羲也乃即伏羲所畫之卦繫之彖辭以發明其義而易道復興焉雖其所言於卦畫之情已皆全具但未言其變則其蘊顯尚未顯然故周公復作爻辭其用九六爻以變言也變即其所不變者不變者因變而後顯于此見吉凶之幾焉其實本文王之意也故周公之文即文王之彖文

王之象即伏羲之象至于孔子之象彖爻傳則又不過解釋三聖之義而已千聖一心豈有異學哉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既絶易師所傳多失其真重以遭秦烈焔民間易書不因卜筮而獨全也故繫辭文言說序雜卦諸傳汩於異說者為不少矣世儒信之不折諸理遂以為四聖之易不同為說紛紛竟無歸一以至於令學者貿貿莫知適從也豈有聖人之教至於惑世如此哉夫知來者占也覺于幾先之謂也此即獨知之處人所不見而甚微者也堯舜執中之傳所謂道心惟微者惟此而已故孔門得之世守以為謹獨之教而其源則實開于伏羲之世矣然古人之學以心而不以言曰中曰微自堯舜發之故語傳道者

自堯舜始耳今觀易彖豈待堯舜而後知道心之為微微之所以為中哉知聖道之同則知易學之同矣本竊此學踰三十年輒不自揆為書八卷名曰易學四同而別為圖文餘辨蓍法別傳各分內外篇為四卷以附其後而言易者之得失具可見焉

又圖文餘辨序曰圖文者易中圖書之文也餘辨者辨諸儒說圖未盡之意也易之文起于河圖洛書而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又演之為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之序而繫之辭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伏羲卦畫之陳世傳先天之易文王卦辭之序世傳後天之易文王之易在說卦本有乾坤生男女之文而後天之位明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之

方故先儒說易多據乾父坤母三男三女之義未有先天後天之分也至康節邵氏受易于北海李之才乃得伏羲四圖史稱邵堯夫事李之才而得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遂演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蓋至此而始有先天之名也以伏羲為先天則宜以文王為後天矣然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也非惟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雖先天自圓圖外亦尚有可疑焉其河圖洛書亦自李之才而傳則康節之前雖有其名而亦未有定論如劉牧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世亦皆宗其說至康節而始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古之所傳如此然後說圖書者不相亂矣蓋易者陰陽往來而已由

陰陽往來之義而言則河圖畫之洛書不過河圖之演義耳伏羲之易豈外于天地自然之理哉伏羲不能外天地之理以爲易則文王亦豈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哉文王不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則周公亦豈能外文王之說以畫變哉三聖之易其揆一也孔子又安能別立一意而爲之傳哉故自伏羲文王之後爲圖漸密皆後人發明義文未盡之意如卦變圖者亦因周公爻辭之變而爲之也其餘雖有他圖何以加焉朱子本義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及卦變圖爲九而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其說經義

因而不同則非千聖一心之學矣故今以本義之九圖爲主而先後之學序則以類相從他圖有相發明者亦附見焉義係於九圖者爲内篇不係于九圖而自成一家者爲外篇各辨其下庶幾發先儒未盡之意而盡易之情焉　又曰伏羲四圖考之皇極經世則八卦次第圖本名始畫八卦圖八卦位方位圖本名八卦正位圖六十四卦次序圖本名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圖六十四卦方位圖本名六十四卦圖今名非康節舊名也特朱子更定于本義云耳

又蓍法別傳序曰道一而已豈有別傳哉道之有別傳也自傳之者失其正也夫蓍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以開人心莫善于此

自古聖神率以此道設教其所以明吉凶之故盡天地萬物之情者豈非由性命自然之理哉自漢以來其說多强令其所存揲蓍之術詳見于易學啟蒙然亦但能辨明郭雍初卦後不掛之誤而其餘悉皆承舊所謂明蓍策者既不如七八常多六九常少之偏而所謂考變占者亦多牽合且不究之卦九六之老不可以占本卦七八之少其譏雍法亦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後世遵信其書習而不察徒假象辭以為斷例其于天下之變安在其能盡哉竊疑聖人彰往察來之學神而明之不如是之膚淺也輒以己意著論列圖頗析羣疑别為一說雖然豈敢自謂已得正傳哉盖天理之所不安者𤴓之本也因其心之所不安

而通之于正亦或可以少裨易道焉書凡二篇其發明蓍法本旨者定為占辨占例占戒占斷合卜筮論為內篇若象占取應于易辭之中物類增分于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斷占有驗而非出于易理之自然者並列外篇以備推測之一術云

黄宗羲曰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朱邵分為羲皇之易文周之易孔子之易先生正之是也但辭象變占一切不言蓋慈湖心易之流而放者也又曰蓍法別傳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為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是明改經文其用四十有九為四十八矣此皆先生信心之過也

彭山王陽明門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長沙知府而罷先生憫學者之空疎衹以講學為事故苦力窮經罷官歸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所著有易學四同蓍法別傳數十種

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同安林希元茂貞著自序曰予自束髮即喜窮研經理惟其遺忘類皆劄記然性喜知新稿成輒棄去至有一書而二三易稿者經傳子史多入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全藉既入仕途王事經心中遭斥逐鴻迹東西此書雖携以行曾弗及目而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追修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表因先出四子書以示諸生繼而入丞大理南北吏官重以負罪南遷風波涉歷干戈在念而易遂以束之高閣矣乃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重加刪飾始于辛丑之冬越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求刻予

弗能止懼其訛亂不倫姑為校正而予之或見之曰今之談經者或溥傳注而喜新説業舉者或忽義理而尚詞華次崖此書非予雲之覆瓿歟予聞之曰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修道而立教六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則道無由適傳注其可已與漢儒專門授受守疏句釋勤矣然業專訓詁微言與旨鬱而未彰由戶升堂吾無取焉有宋真儒輩出更互演繹抽關啟鑰升堂覩奥六經之道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吾無憾矣學者沿傳求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覩見窔義面揖姬孔若不追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所就如飲江河傳注其可

少與其或片詞隻翰未協皇墳千慮一失容或有焉然太陽有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其明且大哉況大畜之道含短集長譙譙君子衆多益寡故大舜之知成于好問孔子之聖竊比老彭若立己于峻前無古老方于往聖不亦遠乎今必下視朱程則吾之說焉能有易於彼無則上宗鄭賈鄭賈之說其可施于今乎是故昔賢傳注庸可厚非令之君子我之信也乃若持精鬬巧馳騁詞華聖祕置而弗問學士沿習弊也久矣前聖作經我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卿明有司方是之禁子不知變而是之迷何所見之左乎或者聞予言而悔乃書其言於編端以告學者嘉靖癸卯武夷散吏某書

晉江王愼中序曰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竝起于其間欲一以折衷之則无所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者一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林次崖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以從令之制其為書足以資世之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于聖人之學以為可以明既晦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乎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于朱氏者也學者讀其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乎先生之用心矣先生以直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勢其謫為欽州稍叙遷為廣東僉事謀取交趾具

有謀畧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蓋不為徒講於易之文矣於是書而併著之

其門人洪朝選序曰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未有易之名也鴻荒聖人以開創獨得之智先天而作於是乎有畫易有字易中古聖人兼述與作為之辭為之翼於是有書易數聖人者之心何心哉將以洩天地之秘探三才之奥順性命之理而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也是天地之易而非數聖人之易也漢唐以來訓詁術數卦氣歷象紛紛無慮數十家是雖不能無得於易之一體也其可謂之數聖人之易哉宋儒伊川程子考亭朱

予生於千五百年之後獨抱遺經於衆言淆亂之餘覃思研慮得其精粹然後筆之書於書為程氏易傳為朱氏本義謂之曰數聖人之易吾固未之敢也視之漢唐以來諸儒之易不猶霄壤哉國朝以經術取士士不得兼治別經經不得兼治別注易始猶兼傳義最後專治朱其所以排異議息群疑而歸之一者何其至也由是以來諸儒之治易者得專肆其力於朱絲分縷析其業愈精而尤莫盛于吾郡之晉江倡之以虛齋繼之以紫峯筍江而集其成于存疑存疑者存諸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者也或曰漢唐諸儒之易之後為程朱程朱傳注之易之後為舉業比于數聖人之易不其愈遠哉予曰不然登崑崙者貴

陟其巔涉黃河者貴窮其源然巔非可遽至也不由麓而進乎源未易遽窮也不由津而達乎是書固學易者之津麓也而又何分以於傳注舉業之云哉是書為次崖林氏著翁仕至兩京大理寺丞立朝有風節其在家手不釋卷其學最邃於易其書尚多未刻才甫名有梧能首刻此書以惠多士是能繼父之志者也萬歷甲戌夏五月

崑山徐秉義曰余兄弟幼承家學先後以義經獲第憶昔孜孜呫嗶互相砥礪雖不敢妄謂于四聖人之旨已能窺藩涉樊而諸家詮解之書凡與傳義相發明者必相與窮極其根柢而後已如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峰之通典林次崖之存疑尤所心契

願蒙引板行尚多而通典存疑為務於苟得者所棄久失其傳余兄弟每語同志輒為慨然前年至浙偶發之于及門由明仇子滄柱萬子貞一因各出所藏通典存疑二書相質余視之皆舊板善本與余所抄習無異盖仇子家世讀易購藏通典已久萬子雖以壁經自占而其尊人繩祖君邃于易學捜羅諸解皆備存疑特其一也二子以余言令年醵金刻之書來徵序余念紫峰受業虛齋與次崖同舉正德丁丑進士其師弟朋友間既以善易奮于科目即皆以解易鳴于儒林故知嘉隆以前士大夫之經學皆繭然牛毛不樂為苟且之見其發之于文者即可筆之于書筆之于書者皆可傳之於後如三先生特其尤也

輔崇希元字茂貞號次崖正德丁丑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
世廟登極上新政八要上嘉納之累遷北大理寺丞謫知欽
州坐安南用兵事罷官希元好古信道讀書沈篤晚年訂諸
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己見曰更正大學經傳定
本并所著四書易經存疑復上之朝且乞敕改正頒行學官
以是造士科舉以是命題尋奉旨削籍為民然至今存疑二
書與虛齋蒙引學者竝尊不廢

易經淺說一名易經通 共明史六卷

明晉江陳琛思獻著閩志云自蔡文莊以理學教人由科場之業引而入于聖人之道琛去文莊稍後自以其意為朱文公之學一日文莊得其文於故長史李聰所嗟異久之李長史曰此吾徒也文莊瞿然曰吾不敢為之師得此人為友足矣琛乃介長史秉學于文莊文莊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已自得之乃禮之如朱文公之所以禮李通者督學江石請與偕行歸而設科學宮之傍與郡城之月臺寺四方從學甚衆其所記述以授弟子則有四書易經淺說二書其族弟御史讓謂文莊蒙引得聖學精深閫有意到而言或未到

及其所獨到則可以發文公之未發紫峰淺說得聖學之光大意到則言無不到及其獨到又可發文莊未發而琛猶自謂此訓詁之屬更欲於門徒之中得夫厲進退大節破名利兩關言峻行古與之游塵埃之外而細論夫顏子所謂彌高彌堅者是以一時從學之士多有洞觀令古傲晚宇宙之懐以儒士舉鄉試正德丁丑會試考官尹編修襄得其文以語總考靳文僖貴曰造詣精深此必陳白沙門人不則蔡虛齋也釋褐後歷官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餞改江西力辭家居文莊没道德行誼無媿師門者琛一人而已張襄惠岳祭琛文曰嗚呼紫峰一世人豪有牖屜萬古之心胸有瀟落長江之辨論有避世之深

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而何某請祀學宮之詞
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濂洛真人世論以平當

易修墨守一卷

明歸安唐樞子鎮著首用易次易名次著占次大衍次立卦次重卦次說易次卦序次先後天易次連山歸藏次互卦次卦變次程傳次動靜次易實共十五篇易實一篇可以見其大旨其言也曰易之道不欲求之書書以辭闡易於言而變化之斗徼與吾心之體事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象象以畫顯易於狀而神理之隱妙與吾感之酬物無相涉也亦不欲求之數數以策托易於籌而多寡之登耗與吾履之心權無相涉也亦大不欲求之占占以筮信易于蓍而正義之從違與吾身之進止無相涉也故易之為道也正邪美惡具所以判吉凶消長者也學易

之為術也觀玩擬議切所以决向背趨避者也用易者之為功也身心行德修所以淑天下國家者也吉凶者言乎吾務之得失也禍福者言乎吾作之善淫也内外以明出處承乘以辨逆順遠近以察安危初上以正終始敵應比睽以厲敬修高卑陳而思吾之分位羣類列而思吾之聚别諧偶協而思吾心之倡和省健順索合于乾坤省陷麗索合于坎離省動入止説索合於兌震巽艮省健順陷麗動入止説其雜其糅其兼其制其緩其急其暫其久索合于交變互援之宜而不失其度夫然後書其書此象象此數數此占占此此易之實也吾願為吾墨守

易象旨决録七卷

明熊過叔仁撰楊升菴序畧曰伏羲作易有畫無文蓋造化之圖堪輿之鏡也易之名取諸蘆蜒象之始也文王係卦曰彖彖之名取諸茅犀孔子之作傳曰象象之名取諸巨獸而義則想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立象成器又曰象事知器又曰制器尚象象也者易筌蹄也陸澄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因之以象數為宗王弼出而象之説廢矣李鼎祚云鄭玄多於天象王弼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哉宋世程子之傳專主義理而朱子本義兼論象占其曰本義蓋易本象數而兼理義學者不可廢一也然朱子本義象亦畧舉其例

而未罄其說吾友熊子叔仁作易象旨一書兼諸家之說多以象數為主亦鄭公朱子之遺意也而引伸觸類既本易之藴而推陷廓清焉而繼絶表微焉而條貫叢分焉視房審權李鼎祚王應麟裔履謙諸家可以序鑣分馳擇精語詳矣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明吴江徐師曾著自序曰余用古文周易作演義以俟好古君子復取今文録之以為是編蓋經傳之亂久矣漢魏而下千有餘年未聞有正之者至宋始定于吕氏然惟朱子崇信之而一齋衆楚卒不能廣傳其傳嗚呼何其難也方今朝廷頒布有司之貢舉學宫之藏閭童之習卒用今文而余欲以古文變之勢必不能此是編之所為録也蓋自舉業之學興説經者皆務新奇以為冠冕而説易者尤甚新奇之説勝則聖賢之旨晦學士治經惟取炫燿耳目苟合尺寸以徼倖于一舉而已其協於傳注與否弗論也況本義之書其文簡畧其旨微奥驟而觀之猝

未見有不合者而不知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不可不擇也余為是書搜括百家諮訪衆說而折衷于朱子充其簡略闡其微奧救其闕失使學者充紫點綴以合有司之程然非帖括之類也雖以與今文錄之亦異乎詭遇之徒矣若夫隨文立說不務新奇則自謂有會於稽實待虛之旨而不違其宅也知我罪我夫亦安所逃乎是書之成前後十年始獲脫稿然中多未定未敢傳諸人也間出以質會稽士人遂見私錄而刻諸杭邇來謁告家居藥物之餘重加修改友人董朝獻請刻以傳余方悔初本未定而誤行也遂不辭而畀之遂易君子幸相與訂焉隆慶戊辰七月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明吴江曾菴先生徐師曾伯魯著山陰栁文序曰漢氏逮于宋說易者凡數十家乃折衷于朱子本義本義行為世宗旨顧其語簡淳竟無能發明之者夫山川之有梯航荃蹄之有致魚兎由辭以得意故辭之不可已也余客松陵間嘗講業于魯菴先生之門得其所著周易演義讀之則更專于易早歲泝波觀瀾游泳津涯田何丁寬施孟梁邱之訓故京房費直崔篆之筮占靡不尋繹而習服之中年津涯既涉直窮淵源作而曰訓故之家緐蕪筮占之家奇衺乃若程朱至矣本義又程氏傳之歸趣也于是闡發意旨敷明象數躋户牖登堂奥由朱子之說以仰

窺夫四聖之心總若千萬言離為一十二卷廣大悉備潔凈精
微真易之教也叢擅專門百家統一矣藏之名山將待後世子
雲余獨幸而受焉恥中郎之秘論衡不敢效匹夫之懷寶也願
與學者共之遂刻而傳之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明丹陽姜寶鳳阿著自序云易更四聖而成書發明以程氏傳朱子本義說行于世曉然矣則曷為又有補疑之纂注也余惟伏羲氏畫卦命爻時尚未立文字迨文王周公繫以辭謂之卦辭爻辭者凡以教人卜筮也即象數而理存孔子之作十翼將以發明三聖人之經而羽翼之即象數而理無不存亦無不備矣秦火六經易以卜筮故獲存於太卜之官而漢儒說易鮮有得其要領者惟宋程朱二氏說為是程本繫辭傳作傳專主理而不盡及占朱子本義本三聖人教人卜筮者為書未嘗不言理也乃謂此為卜筮之書而其說則專主占愚於是心有疑焉

竊以占當占之身心日用不徒以著蓍龜卜筮爲占也孔子謂恒其德爲不占此亦豈以蓍龜卜筮爲占哉上係傳謂筮龜莫大主象變辭占而至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云者則又於所居所動是求固知身心日用孔子所用以爲占居多其自於易也曰假我數年五十學之而可無大過既五十學易而可知天命由是則聖人于易信不專用之卜筮而實以此書爲性命之書故余謂以蓍龜爲占卜以易而用易可也以身心日用爲占讀以易而善用易亦可也卦爻之分屬如乾坤分屬君臣非君非臣占得之則如何爻位如乾二屬舜田漁乾四屬舜諸艱歷試或以飛龍一爻屬舜謳歌朝覲之時非其人非其事占值之則

又如何憑於是心又有疑焉嘗聞之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有衆人用學者又有學者用由是則君臣上下以至農工商賈六爻皆可通用用而亦無不通故余又謂一卦一爻主一定法分而屬之可也各卦各爻隨活法通而用之亦可也然則余于傳義疑而欲有以補其不以此也歟家居十有五年日手是書居乎是動乎是觀且玩乎是日求所以寡過而未能又日求所以貫通其說而未有得也乃專主傳義十八九旁及諸家十一二於程朱二先生之說間有疑者未詳者由臆見為臆說其或有一得之愚一隙之明悉錄之久而成帙携以入留曹侍御潘君維岳郡守古君之賢並有

志學易者謂可以傳相與校正而刻之新安郡齋夫孔聖能羽翼三聖人之經程朱二先生能羽翼三聖人及孔聖之經使余之說而可羽翼乎程朱二先生之傳義也二君倘許我乎幸各惠一言綴于篇庶可質同志兼以俟諸後來者萬歷丙戌冬十有二月吉旦後學丹陽姜寶自序

時姜為大司寇於留都古為徽守潘晉江人也

書傳會選六卷

明洪武中敕修長洲祝允明枝山前聞曰上萬幾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名曰書傳會選當時禮部劄付言書傳曰凡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氣清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

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
右旋爲順行左旋爲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
如蔡氏之説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
來令後學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
又如洪範内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不
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
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隲
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
洽使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此如蔡氏之
説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若但安居自若而奉天勤民之政

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書傳補正 明志書傳補正輯注一卷

明休寧朱升允升著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爲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者作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南門山中

題以授子同

尚書日記十六卷

明金壇王樵方麓著同邑于明照序曰令制明經士率以宋儒之說爲宗士用是階進矣乃一二博雅君子輒好稱漢氏註疏以謂去古未遠辟之其以秦人譚幽冀事視揚粤閩宜稍稍得真也則此兩家者將衡持靡所取衷與總之則孔鄭之書聽於故實而微辭鉅義或存而不論程朱之書晰於名理而遺編叢制多畧而弗從所貴業之者兼焉而準諸古聖賢之心以擇乎其間而已矣大鴻臚方麓王公挺命世之姿寄思深湛潛心閫域究極淵奥既以占尚書起家又其世業也乃益研精是經勒成茲帙上自羲皇之紀洎乎稗官卿令世士大夫譚議諸有當

於經者輒參而收之資考鏡焉而超詣今著闡啓新知當其神
注而獲悅若親帝王之行事而代之論著也蓋會理宗蔡氏而
旁蒐逮漢唐自有訓詁家稱最詳且約者矣公故抱經濟大藴
諸所將以裨之廟謨而未及竟者往往畧見語中若虞之欽天
夏之濬瀹周之治官古何以隆今何以敝敝何以救貫昵條達
累千百言而不置將令當事者獲有石討焉又不獨爲經生佔
畢之當家師已也夫於令士習自趨陋矣居常操習慮足以取
世資而止耳試進而咨以嵗差難以河患且無以應也詎令當
若事而欲需之效耶古十三經不列於學官幾成逸矣即有宋
諸君子書亦僅以羔雉在焉而藉爲階耳非能有會乎其中也

蓋士之陋莫甚於今矣若公所撰述詎可少也哉昔致山東政歸而草本落成家塾業已刊布矣既再召留都清曹多暇芟煩舉要遂爲定本顧未有善刻也余家自曾大父契翁公始業是經着中說若干卷以授大父素齋公二公則公之外祖父也講磨秘旨淵源殆有自焉思以公之學廣之四方且以明吾壇經學之傳也乃捐貲命諸剞劂夫公方以道義高一代所托爲千秋之業者固不第其文矧茲又其文之眇者耳他日太史氏且裒辯全書闡揚厥粹爲洙泗盛羽翼也則斯刻也亦幾可剛之殺青之末也哉萬曆壬午

樵自序見經義考又有李維禎一序殆其初刻此于明照校

閲者乃後刻定本也 卞

詩補傳三十卷

范處義著序曰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畧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旣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已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奥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畧如此

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闕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脩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逸齋序

詩徵 今載集中只二卷餘闕

明上海陸深子淵著自序曰深承父師之訓以詩經發科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如制反覆諷詠之餘竊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英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之大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復稿存將以示子孫題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采眾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擬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為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以逃祖令後世知予之苦心豈所謂皓首一經者耶

釐正詩經誦 明史詩釐正二十卷

明增城湛若水元明著序曰詩何為而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與釐正夫小序之淆雜者也曰其釐正夫淫詩何也曰非釐刺淫詩也夫子去淫奔詩也淫奔之詞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者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夫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故雅頌之詞與刺不正者刺淫奔者皆正也故曰去鄭聲鄭聲淫淫奔之聲不使留於聰明然後可以畜其德也若夫淫奔之詩所謂導欲增悲者何德之畜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焉奏之閨門焉奏之邦國焉周子曰樂詞則善則歌者慕淫奔之詞果

善乎可慕乎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乎是化人以淫也其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爾也一曰詩三百二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三百今乃三百一十篇其一十篇者殆非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為三百一十篇者乎其云懲創逸志刺淫則可淫奔之詞則不可是化人逸志以淫也曰吾子之去之有據乎曰有之詩書不可盡信者多矣書有偽泰誓有汲冢周書或今文有而古文無或古文有而今文無武成有待乎考定孟氏止取其二三詩有逸詩有有其聲無詞者斷可知矣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者必先有序乎前為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門弟子子

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序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說乎千百年之前者不亦異乎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然亦寡矣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然而必曰誦詩者何也曰不聞孔曾思孟之指乎不聞程氏之指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未聞讀詩也孟子曰誦其詩未聞讀詩也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則止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耳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則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耳此孔子之誦詩也詩曰桃之夭夭其葉蓁

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父母云爾此曾子之誦詩也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則止曰言其上下察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則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子思之誦詩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則曰言飽乎仁義也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反歡樂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則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此孟子之誦詩也程明道於詩不用訓説惟加一二吟哦上下以養其性情故於瞻彼日月

悠悠我思則曰思之切矣於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則曰歸乎正也此明道之誦詩也吾取以為法焉誦也者吟哦咨嗟之謂也吟哦之不足則咨嗟之咨嗟之不足則長言之樂發於中形於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者樂之事也此詩之教所以為樂之章而德之所以成也愚聞之師曰有疏微言塞令之讀詩者滯其心於詁訓之間玩物喪志果可以成德乎果可以達於政使之四方而能專對乎果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以事父遠之以事君乎諸皆誦詩畜德德之成而詩之大用也愍生千載之下悵斯文之不明於每章之下作誦語數字以備學諸詩者吟哦

咨嗟而得之以成盛德而達諸大用也其朱子之訓詁則旁句註於逐句逐字之中可以釋訓足矣蓋以省學者誦習之勞玩物之病也而凡朱子賦比興之指及其傳說則存之于後不敢易焉何居朱子詩傳於諸書為尤善也故不敢易焉若夫所刪十篇之什則以淫奔之詩既去不能什也或曰然則子之取各篇題小序置於每篇之首何居曰倣文公以國風周南之說于篇端使誦詩者一開卷閱篇即知作詩之義也

詩經通解 明文詩傳通解二十五卷

明香山黃佐泰泉著序曰詩之為經本於性情而用於禮樂者也天賦人以五常之性人感物則有哀樂喜怒之情情動則感歎謳吟之聲發而詩作焉先王采風謠以立鄉學制雅頌以道民善雅有小大分為四詩觀于儀禮周官戴記而其用見矣是故經緯六義陳德見志禮也出納五言入律成音樂也行禮以節樂奏樂以和禮皆主於詩丸故孔子刪詩亦惟取其可施於禮義協於韶武之音而已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則大學之教詩統禮樂以興起善端懲創逸志俾心思一於無邪斯致中和而成政化

其用大矣哉誠非訓詁之所能盡也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行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者有梁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從可知已夫萇之宗子夏也大序猶存義主關雎蓋能敬以和則文王之德之純固所以配天命之無極也或

王成康修德無忝則自求多福而周道以隆昭王以後陵夷至于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則風雅變而周道替矣此其大較最章章明者雖韓詩亦以子夏說關雎為傳自孔子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為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為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為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為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懲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于

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也佐少誦詩因旁及註疏玉海首
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説異同於其下命曰詩傳旁通正德庚午
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日加刪潤癸酉罷
憂廢業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并及禮樂更命
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竢有道而正云

子貢詩傳一卷　魯詩世學十二卷（授經圖三十六卷明文志同）

明嘉靖間主事鄞人豐坊存禮僞撰西樵山人王士祿辨之曰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坊名）跋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作詩傳託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蓋以世學之視傳猶毛傳鄭箋之視序示有本也尋有妄人依傍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篇次小異道生叙詩傳源流又說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閱河傳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無覺之者鄞子章刻之於楚李維楨為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道生同郡周應

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偽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真贋漢藝文隨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世儒林叙諸家授受尤悉并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書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於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且其卷數亦不合所謂說者殆即毛氏故訓之流必不效小序體也至詩傳世學之譌穿鑿掩覆痕迹宛然如詩傳篇目於鄭故缺狡童一篇別出麥秀一篇云子良諫用狡童云云而世學則取箕子麥秀一歌為此篇首章蓋以兩詩皆有彼狡童兮一語故牽合也詩傳於鄭又缺東門之墠一篇於王風別出唐棣一篇而

世學則取論語唐棣之華四語爲此篇首章蓋以唐棣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句而東門首章有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復有豈不爾思語故牽合也又好影借春秋時事爲說如陳風因小序株林一篇爲刺陳靈淫夏姬事遂以墓門爲泄冶刺靈公防有鵲巢爲内子憂泄冶澤陂爲國人傷泄冶其他異說尤多率取春秋事與詩語相附會其義之善而與毛鄭異者又特暗竊諸家非有所受也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然凌濛初作傳詩適冢竟躋傳于序之右以爲端木長于西河鄒忠胤作詩傳闡亦往往據傳以攻序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子貢之手者竊恐後世惑之故著其槩云

輔按焦竑經籍志亦以子貢傳列于韓嬰毛萇之上錫山高

彙旃為子貢詩傳作注陸桴亭引錢蒙叟駁正之語曉之而

止

毛詩古音考四卷

明閩中陳第季立編　金陵焦竑弱侯訂　雲間陳繼儒序曰往余喜梁明文選而不解讀賦聞洞庭山有蔡藍田翁精熟文選者三十年矣王元美兄弟聘之教其諸孫及女雖閨者掩口笑曰是翁訓蒙不識字而不知其所訓正古音也元美公兄弟歿余延蔡翁入滸橋寺為沙彌師且問讀文選而不解讀賦可奈何蔡翁曰古之賦手莫過司馬相如陳皇后奉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賦長門后得立幸又賦大人漢武飄飄有凌雲氣如游天地之間記者曰每奏賦帝未嘗不稱善也奏賦與奏樂同鏗鏗鏘鏘腷腷膊膊無句不韻無韻不諧故能動搖人心有手舞

足蹈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子讀賦如讀文爲未得音聲通耳今請從三百篇始三百篇從毛詩始夫詩有齊有魯有韓若毛萇詩獨後出而又獨傳者何毛詩之本源得於子夏其鷓鴣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氏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而由庚等六章又與儀禮合故河間獻王服其精鄭玄賈逵服其正而後先出可無論矣即春秋公穀先行而左氏最晚也則毛詩又何疑焉獨世儒苛辨于衛宏謝曼卿之間以及大毛小毛大序小序之真贋而音韻多托之反切讀者難之甚且以舉業說詩詩亡又甚以三家村之方言里語說詩詩之古音又亡其不亡者幸有焦弱侯手訂陳季立

之古音考耳季立引本經證詩曰本證引十三經諸子左國淮南太玄易林騷賦銘頌古詩之類證詩曰旁證此如操舟之長年三老正行旁行無遺而非四通八達也如漢廷吏引經斷獄兩造具陳加以磨勘無遺而非照膽鏡也又如老著舊談禪橫説豎説無遺而非抽釘拔楔解粘釋縛之方便門也若讀詩無此攷證推而至于騷賦古諸書字字齟齬行行蹇躓即欲强爲之韻而里語方言習慣不可復反如鸚鵡鳥剪舌别換一番好音難矣哉余少而失教長而失學今七十九老矣猶思賈勇借此津梁于詩而喜單質主與余同心卓然有通經學古之志版行古音一洗數千年村学究杜撰陋習繇詩而通騷繇騷而通

賦并以通西竺東旦書則陳季立先生之功偉矣閩名儒有毛詩詳解出李樗泉州有韻譜出吳棫古音攷又出陳季立源源本本可信可傳而學者至不能舉其姓字豈獨藍田一蔡翁哉

展卷三嘆崇禎丙子六月既望華亭陳繼儒撰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明文作鳥獸草木疏三十卷

明閩中吳雨元化輯徐𤊹興公編侯官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為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機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閒亦用之至孔疏吕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譏附詩釋誼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禹友人吳君悼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為二十昔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禹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

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

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凌奪如野有死鹿先

舉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

外而有竹數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當附者如馬之類

則有騶駁犬之類而有盧厖是也其體則本吴仁傑離騷草木

疏而為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註疏而為之也

其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吕伯恭讀詩記而為之也書成愚

得寓目焉曰噫偲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詩之删也

太史公曰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于禮義者

三百五篇孔頴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多逸少則孔子所録不

容十分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則詩原未嘗删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畧顏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罔不周偹而元豐爲格爲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捜僻矣然不信符命至疑元鳥生民爲誣何其固也沒儀詩考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

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褎然大儒而
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
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所謂取其施于禮義者近
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為子夏所作者近之述
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
焉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
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令
吳君之疏必本之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
得也然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麟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
三十卷陳發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君雨皆

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詩經以俟録 明史 六卷

明江漢瞿九思睿夫著平陽史學遷序曰余謂樂之體蕩漾而太和惟詩亦然故詩不期於學而氣相求則詩自卒歸於樂樂不必期於詩而聲相應則樂自卒歸於詩若信如前代所傳是詩亦自為詩樂亦自為樂令人殊不曉天壤間所以有詩何故祇足令導慾增悲為淫放者樹一赤幟耳周公雖老耄而制禮作樂或未必昧昏眊至此前代所為論詩吾誠疑之自瞿子之說出謂毛詩一部曉然為周家一代樂章未有有其禮而無其樂者亦未有有其樂而無其詩者乃參互考訂以詩歸樂以樂歸禮復周取周禮與毛詩相課誠若有如天作之合者既無關

禮亦無遺詩此豈但不使周代典禮付之空談而假令以此典制遺於千載則禮樂明備天地可官四海同風大順成俗吾甚想望每以為此書一布則禮樂其有興乎吾是以令有司趣刻之萬歷丁未序

自序曰凡論說六經當以孔子之言為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惟雅頌是樂章至于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為南不當與雅頌並論已詳見別篇矣孔子刪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惟以從周為主周制所在即是禮之所在今千載諸儒所不以周制為主卻指某為某事之詩某為某事之詩吾謂禮樂樂原是一套有此禮即有此樂而詩經之諸

詩即所謂樂決未有無是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自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如宋儒之說賓之初筵若果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若果是衛武公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如此說詩人各有心人有各有口如何肯服近見海內名儒往往稱奬嚴粲詩緝恐朱子之說久而漸廢妄意欲施援救之法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為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

除凶禮如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國有大故則旅四望國有大旱

則舞雩有天地大災則類社稷有天地大災則類宗廟凡去樂者凡去籥者凡弛架者凡徹架者凡厭樂器者凡藏樂器者凡陳樂器者凡厭筍器者凡厭舞器者凡弔日不樂者凡忌日不樂者凡喪不舉樂者凡服不舉樂者凡殯葬不舉樂者祥禫不舉樂者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而每禮之下復盡開出細目粘于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于何禮即定為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于何詩即定為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者有有樂而無禮者必如此然後二雅周

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但此說乃余推本先大夫之意所創千載諸儒並不曾思惟及此恐不免駭人聞聽姑暫錄之於此以俟論定初欲以詩經為主通前至後自周南關雎至商頌殷武每詩一篇即註定此某事之樂歌於下二南說詩已是如此定註矣其後思之若以諸詩篇名為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為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為目而以諸詩篇名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為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詩經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為目而以諸詩附于

其下又復以諸詩為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攷禮即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詩經胡傳十二卷

明雲間胡紹曾一姓俞宗一注其言詩七條曰經以垂世立教而考文為帝王大端古經並竹簡漆書科斗鳥迹詩獨無壁經可繹屬群儒口授毛詩尤後出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為正楷點畫小譌厥旨遂殊唐韓王李元嘉藏書萬卷嘗以古文考訂同庾隋時牛弘言經有五厄自隋至宋其厄又多宋時諸家詩亡廢既久毛傳巋然特存朱子從毛詩其別籍參伍者概不用則一准毛本可已乃字樣失真不可枚列猶或傳繕偶乖至如何彼襛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也不能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作亦

可畏也求爾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
宰之作冢宰也朔月之作朔日也爰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
以祀之作饗也天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庤乃錢
鎛之作痔也言授之縶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茷也降予卿
士之作于也俱明艸碍理並無他據若夫名伯所慈之爲慈也
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羊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
大也隰有六駁之爲駁也取彼狐貍之爲狸也婦歎(叶平)于室之
爲嘆(叶去)也鄂不韡韡之爲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慭遺
一老之爲慭也析薪扡矣之爲杝也昊天大憮之爲泰也仲氏
吹篪之爲箎也潛焉出涕之爲潸也維塵雍兮之爲雝也既匡

既勑之爲教也不皇朝矣之爲遑也洒埽庭内之爲廷也小旻
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祜之删于也不拚不副之
爲坼也蘉之挃挃之爲秷也亨祀不忒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
揉盩在類雖若是者豕夫子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與
經何可忽也夫前古蟲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
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真注疏則
用時畫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奥而經學用是可明竊嘗有志
奏考古文以鈙經本偏考古本以正經文於同文之治豈云小
補故集凡古本互别者標識脩稽　詩有章有句章者明也總
文苞體所以明情者也句者局也連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合

而成篇則出情鋪事云既偏矣據十篇爲什非也樂章九奏奏一演謂之什即一章一句皆可稱什茲集以黍離爲下風之首取尊王爾猶上風之首王化也二南舊爲卷三衛爲卷黍之另爲卷首者別於中國也幽自爲卷小雅前後各四什分爲上下蓋離散之後謀猷爲主名旻居大雅之末此小旻居小雅之中與大雅板蕩爲分不若就篤公劉爲法其祖之祖三頌之各自爲集者異世代也別侯王也凡十二卷

詩之比興舉什皆賦爾比者附也言切類以指事興者起也言依微以擬議毛傳獨標興體興與比亦相通故孫氏謂關雎鵲巢皆比也蓋比興二字只應隨象晤意非詩人自立此格至朱子始章分句辨並不可

解不可解之致有時而已令人過興則於本文外强設偶句爲呼應過比則將正意明明配出過賦而興則既陳其事又重提本文以起下過比而興則既將正意貼明亦再提本文以呼下文或又嫌太盡乃先將正意露出方入喻詞而即順文直下以爲不煩凡此種傖父俗師本不足辨但相沿莫置頭上安頭脚下生脚狀爲可嗤夫使人方讀乎此即躍乎彼者興也比則詩人已自不言似何須代言此等處弗顯設賓主弗過爲輕重隨文了義使自爽然且古人詞意本來圓滿無間可截無縫可綴世儒不能讀書千過自然接筍難入遂添下過文最爲鄙倍無理善乎張子韶之言也曰置心平易然後讀詩如畫家寫景淡淡

着筆别有生趣能知無弦琴是琴興者可興言詩已　詩者五
方文字皆播之樂官其諧聲應御原究精相通或就詩中概求
謂古惟九韻東冬一也江陽二也支微魚虞齊佳灰三也真文
侵四也元寒删先覃鹽咸五也蕭肴豪六也歌麻七也庚青蒸
八也尤九也為此說者蓋亦就其聲之近者約言之未嘗深考
於詩也今就十五國計之如東字一韻草蟲則東江同矣南山
則冬江同矣行露則東麻同矣晨風則東侵同矣支字一韵如
羔羊則麻支同矣淇澳則歌支同矣竹竿則寒支同矣盧令則
灰支同矣葛覃碩人則微齊佳支同矣如尤宜為孫韻然兔罝
則支尤同矣氓則灰尤同矣羔裘則虞尤同矣終南則灰寒與

尤同矣蟋蟀下泉則豪有蕭與尤同矣如真韻綿綿葛藟則元真同矣北門則刪真同矣車舝則青先與真同矣小戎末章則蒸東文侵與真同矣由是而侵與覃同也則摽梅也由是而青與庚同也則着也庚與佳又同也則陟岵也由是而文與刪同也則敝笱也刪與先同也則還也刪與元同也則駟鐵也元與寒先又同也則將仲子伐檀也元與麻同也則東門之枌也麻與魚虞又同也則七月之六章也更觀節南山岩瞻談監之叶及閟宮綅增之叶則覃鹽咸可通于蒸是無不可通矣以上諸叶相類錯出者甚衆僅舉國風若雅頌類此者尤多合而論之九韵之說其太析四大韻之說亦屬未融如商頌皆叶陽韵周

頌亦然原其故古字多譬況假借故無不可用無不可叶令人聲域於地見囿于聞故憂憂難通不得不以三十音為界自梁沈約韻書出唐人用以較科後代遂落拘隅其他如子雲方言僅考名物同異若聲讀之是非未暇辨也及說文玉篇字說字會音訓旁釋音韻决疑凡數十家竟莫能究其統歸又如陽休之切韻徐仙民毛詩音反自謂已得然反切傳自西域古人未然故高貴鄉公不欲解反語令博士家亦不能領矣且東冬反切自是不同而詩已同試就中原之音則東冬安有參差就江左之音則安得無異令江左冬東二字呼之絕不成聲竟入有聲無字之數乃強加反切總屬支離古如縣之作崖皁之音香

齊桓呼莒而口開易小象待與之叶離夏騷夢天之為棘商字之差異繁簡如此中州之音最號純正乃入聲似平亦可作去南方水土和柔其音纖鄙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鈍又南染吳越北雜戎狄簡文所云梁一侯庚辰吳入遂成同隸此類今乃日甚至他方揉僻尤不勝言如閩人訛齋字秦人訛青字蜀人訛登字吳人訛漁字又如山左無入聲韻山右無東字韻川廣無清字韻歙睦婺州無寒侵二字韻一字失真一韻全失以此讀詩則韻不叶韻不叶何能迎機機不赴何能揣情當其叶時則鏗鏘舞蹈情味關生一不叶而跌蹙愈滋矣夫詩平便而聲已精察句而字已易九變而句已離烟雲在呼吸之間生死在

抑揚之際韻之為軸棙大哉若無韻是無詩也梁韻拘而實通唐之韻廣宋之禮部韻我明之正韻要之於詩不無古今之別夫天下之口相似也韻安有古今哉故吳棫撰補音得詩之韻無不叶卓哉斯言令不能稟其土而裔其舌在詩固有自叶而叶者亦有不叶而叶者亦有音叶而韻不叶韻叶而音不叶者但使真能識字真得正韻詳其節奏會其脉絡以平為主而上去入聽其自轉則五音可以相比八風可以相調又何不叶之有竊就二南稍著其例以俟博雅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然則古人之安依于樂也彼強就唇吻為解事者總坐暗聾耳近世名家多留心此事後有作者或更深焉　詩序之作或以為孔

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衛宏按詩之傳孔子授子夏子夏授曾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年子年授孫卿卿授大毛公
亨亨授小毛公萇至後漢謝曼卿授衛敬仲令序之文或雜采
他書有在周末者儒先訂序謂前後人相足成此其作者終難
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其他三家魯申培亡於晉齊轅
固亡於魏燕韓嬰亡於五季所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
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國却周公之車者矣　群書不能
廢詩而說詩或可不用群書如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鄭玄以
月令為秦世之文周禮一書多出漢儒附會況即一代規制其
前後習俗又自不同康成以注禮之例箋詩當時譏之故傳而

不通執而不化則快句以鈍疐句以填活句以煞此說詩者之大弊也然自宋迄今學者苟安簡陋即經之本事猶或失之動云稽實待虛乃實之不稽虛以何待昔鄭玄歸而馬融發禮樂皆東之嘆應劭求學鄭門不可得而讀書獨號鄭公鄉至廝婢無不通詩孔穎達專精研討致老宿謀刺先儒所以勉而就此豈易言乎今人不問經途哀哉　解詩者漢有六隋二十九唐三十一宋五十三朱子所見不知凡幾然朱注自輯毛鄭外餘並呂氏蘇氏王氏現成之文惟所謂詩指者多出朱子己意然以注解經可也驅經而附注則不可傳注芬若矣而我心有自得之經會心不遠將無同乎孔門言詩如是而已故朱子之解

蓋亦朱子之詩說本於集注所有者一字不贅所無者則異之間有參酌諸書總期明經無違令甲

王錫袞序畧曰詩也者其商周以來王事之所寄天道人情莫備於此詩有小序儒先以為國史所編非小序即孔子或不能知漢興四家並熾蓋去聖門之授未哉而毛公尤得其真及后鄭眾賈長卿賈逵馬融並作傳而鄭玄復為之箋孔穎達為之疏歷諸大儒咸以小序為岱宗斗杓自宋儒各以意說詩而紫陽特以意斷序至其釋關雎取稚圭解柏舟取更生賓之初筵取韓嬰上帝甚神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取左傳昊天有成命取國語陟降庭止取漢書注禹敷下土方取楚辭若舊說之可疑

者仍昌詠深涵而聽改之說者以詆序信已為朱子病然不足病也余觀卜夏讀詩夫子造然革容乃質稱素絢解在禮後孟子長於詩大雅正篇附諸貨色善諸詩者其言詩類如是乎則夫誦者茍逌然自得其心正戒夫子存詩之旨也顧今日以功令程詩則詩亦趨所令當永樂間嘗患學者守陋專殘因纂修經書大全其時之宏儒誥匠沿襲飣餖無所闡發於詩部尤鹵耕莘報正統初南畿督學彭勗慨然有見輯成一書期繕寫進呈或東以功令而寢彭所著固識不知何如祗訂正古今籍以明道不當以是自阻也孝廉宗一兄今之賈董英博絕人讀書余署先後三載課子之暇兼為余批訂周禮昭明選諸書所治

詭詩超出前賢意表探微舉賾盡廢筌蹄跡其陳四始之體裁鏡列國之善敗黍離非孔子所降鴟鴞非周公自明黎侯未嘗入衛平王非為戍申賦白馬則微子有慚色論周師則牧野非上勲以禮則素冠考服制之統以書則東征决三年之疑以春秋則猗嗟展甥誅忘父之讐以易則鴻飛遵陸箴姬公之漸東方未明庭燎之什皆為諷宴般為告於山川長發以下三篇為受釐陳戒以至論雅鄭可折朱吕之棼如辨笙詩足徵儀禮之莫據若夫韻轉四聲字標衆諱物窮至細象合天然皆曩帙所未有亦藝府為共資者矣昌黎子言春秋三傳束高閣乃胡傳後出遂與麟書為合部宗一之言詩亦足云爾已

詩林伐柯四卷

明勞堪著不全解詩先儒之說有異聞可采者或標詩一句或一二字為題而錄之余偶得三冊尚未見其全書

儼山詩微一卷明史二卷

明上海陸深子淵著

詩膸二卷明史作詩億

明馮時可著

毛詩序説一卷明史六卷

明呂柟著

詩序解頤明史有朱善李立兩書皆名解頤而此不載

明太倉邵弁著

毛詩序説八卷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明郝敬仲輿著

補王伯厚詩攷

明烏程董斯張曰伯厚詩攷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詳覈茲更得十餘則補之　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令作毗卑令作俾　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令作揚　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　漢隸薛君碑引永矢不愃考槃令作弗諼　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令作有　韓詩于嗟嘆辭騶虞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使我心瘏伯兮 文選注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 韓詩外傳　和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也常棣 文選注　檀車繟繟杕杜釋文 伯厚引作張張誤　彼交庶紓天子所

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詩外傳韓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文
烝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疊水流貌鳧鷖文選注對彼
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
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訣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
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
伯厚引此訣下二句又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
注按此當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文弨案謂以其議非而正之是李善語不當并引

田間詩學五卷

明桐城錢澄之飲光述凡例云一是編一以小序為斷小序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未可全據要當不甚謬也鄱陽馬氏極推小序而夾漈鄭氏力闢之朱子每主夾漈之說或失之偏夫詩之為道未有直陳其事直寫其意者也大抵含蓄咏嘆使人得其旨於意言之表使非序一言以斷之曰此為某事也後之人何所據以解詩即夾漈亦何據以駁序說之謬哉若舍序以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即穿鑿矣詩學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一小序者詩序題下發端二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只此謂之小序蓋古序

也此下諸語不過即其說而引而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傳會左傳國語以為之予不敢槩從也

一衛宏之學傳自毛公是毛傳在序前矣而詩序作于衛宏宏之序小序下發明數語者是也若小序兩語自屬毛公所師授毛公本之以作傳者也鄭康成為箋以暢毛公之說孔仲達復為正義併演鄭氏之旨於是毛傳始大明然鄭與毛亦時有異同大抵鄭信讖緯故多異說未若毛傳之醇正也

一朱子集傳半遵毛鄭間出己意明白易簡迥出於毛傳鄭箋之外確不可易矣而亦過於拘泥者理學之談未可槩為風人語也至於變風諸作大半目為淫奔此皆由鄭夾漈誤之吾不敢從吾之

從朱猶之從毛鄭二家取其是者而已矣　一宋元明三朝治詩者數百十家其書至多以予所覽僅數十種擇其議論精當能發昔人所未發者具錄之餘未能遍及也其引據姓氏備載於前　一詁釋皆本爾雅而佐以陸氏佃羅氏願兩家之考據於禮樂制度草木禽魚獸之名亦頗覈矣至於山川地里古今異名都邑形勝時移代異遍稽輿圖兼以遊踪所至到處詢訪似於圖誌所載尤為詳核　一京山郝氏解予初受經時先君子即授以是書因知有小序大序之別而解經斷宜遵小序也特郝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輙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醇者

又往往足以發明朱傳其功不可誣也

一晉江何玄子先生作詩經世本向謫官南曹時剞劂甫竣即持以示予使為校訂予少好異書見其以詩編年混風雅頌而一之則大駭秘為帳中物令讀之其牽强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指合者亦存之以備一說何先生授予以易又授以詩其教不敢忘也故録存者多而亦時有辯論要之先生書自成一家言孤行於世不必以經學相律也

一毛鄭孔三家之說為朱傳所不録而是編間有録者則書毛云鄭云孔云以别之或朱傳不宗三家而自為說者亦書朱傳以别之若朱子既引三家說以入傳矣則概載之編中不别其姓氏也

一是編多采先儒緒論

凡引據甚多者則稱曰某氏其或間有引者則直著其名毛鄭孔三家則姓而不氏朱子集傳則易稱朱注以便習經者寓目也注之外又有它書所載朱子論時之語則書朱子以別之

一是編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朱傳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編中有云按者多係考据典文愚按云云則某之私說也其說或於三家與朱傳之旨互有異同者為之正之或諸家引証有未核言之有未暢者為之核之暢之有言之醇疵各半者則去其疵而存其醇間有出于已所瞡見者不過十之一二耳

一詩題下具錄序語依注疏本也詩篇後總其章句若干係以論斷依朱傳本也其中或援詩論或引古語或

諸家異同竝載以俟折衷或特標己意徵有體認大約以補章句說中所未盡者有得輒録或載諸前或載諸後要無大分別也

錢飲光與張英敦復書畧曰弟所著詩學特宗小序以小序去古未遠其世次本末雖難盡據然大要不甚謬也至於經疏傳注諸儒之說未嘗專狥一家朱子集傳凡從鄭夾漈說者槩不敢遵若毛氏傳之傳會鄭氏之穿鑿皆力闢其謬亦各從其是者而已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裡然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傳之竹書紀年及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而且列國之封

域山川之形勢變遷不一即今之輿志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之所親歷則譜言之不詳而圖經所載亦未確也若夫義理文句之輿諸儒多以臆解朱子置為未詳細繹經旨本自分明循理據實絕無牽强曳於是或發先儒之所未發或先儒見及之而說未能暢者則極言以暢之自乙卯冬以來迄今凡七易稿矣二雅異音三頌各體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莫不為之考詳辨正自謂於經學頗有微功焉而更欲與世共明者則變風變雅是也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安云國風者變風也若二南無所謂好色之事也其云小雅者變雅也若菁

我以上無所為怨誹之言也屈源處亂國事昏主而憂讒畏譏情詞哀楚蓋其所遺者變風變雅之世也故安以為兼有其音而世動謂詩以溫厚和平為教往往摭安語口實謬矣夫國風於衛宣齊襄陳靈之事醜言無忌寧諱其淫乎采風者因其言之醜而錄之以為淫者誡故曰不淫以是謂之溫厚而詩人未嘗溫厚也小雅當幽厲之世宮闈左右肆其指斥不謂之亂得乎原其心惟冀聞之者之知所畏懼雖得罪而無悔故曰不亂以是謂之和平而詩未嘗和平也是以論詩者必論其世也生當明備之世自有安和豈樂之音處多難之世自多哀怨愁苦之調未有不疾而呻無憂而歎亦未有當呻而歸笑臨歎而強

歡者也世變則風雅不得不變不變者其人必無性情人無性情可與言詩乎今之為詩者大抵緣飾漢事規摹唐音不顧其所當之時所處之地務襞陳言全失本色雖格調儼然而真意盡矣而猶斤斤號於人以為不如此則不可名風雅嗚呼是亦未有以國風小雅之義告之者矣弟子諸什字字詁釋尋繹發揮益盡其妙雖曰研經亦思有以曉夫世之侈口風雅者使自得諸其性情也倘吳中當事界付剞劂得閣下一序為暢其立言之旨豈惟經學式賴即有造於詩耶教不尠也惟閣下留意焉

欽光初名秉鐙字幼光嘗為曾峽江櫻黃漳浦道周所薦除

推官後返里更名以詩文遊四方著有易學詩學莊屈諸書

朱楓林諸經旁注注解

明初學士朱升著升休寧人師事陳櫟博洽羣書歸居石門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旁注注解及書傳補正傳注

周禮因論一卷

明歸安唐樞子鎮著。乎湖陸光宅跋畧曰一菴先生此書論周禮以追考工記復古編折衷辯疑通考及諸家羽翼周禮者該轄盡矣因揭其要曰設官布和以為民極民極乃其本源又曰公孤以道重六卿相天子稽程功効我太祖聖悟天授官制深合周典因論分職之意曰太宰正天下官寮使萬民得所而王躬立極乃為正之之實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大司徒一典已盡大宗伯敘禮樂立中和之防合天地之化是為建極根柢司馬主盛夏長養以斂為暢本意在不戰而屈人兵司寇防于未發而消將成之惡乃制刑本意司空任土地治財賦故司徒文多

雜之則可考工記可無補也又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噫要矣

此書載經義考而無序跋故補錄此

周禮考次目録一卷

明寧海方孝孺希直著自序曰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欲聞者也故去其籍為尤甚令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熱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畧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

得失者僅而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美矣冢宰者治之所從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令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為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卿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為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

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眾惟宗伯稍存多為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于後世以書周官之言為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于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為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令曰膳夫曰醫師曰內宰曰司農曰典婦功曰內司服附於冢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教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二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

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隣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人也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荼炭染草葛蜃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之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敎衆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

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壓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遵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蠱猛鳥獸盡物黿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族氏翦氏赤友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

余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茍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周禮沿革傳六卷 明史又有官職會通二卷

明崑山魏校子才著序曰夫周官何為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也為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為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天下為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

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予為民立君之意荒矣後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雄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苟太平之典曷日其興邪天將有待邪古經簡與儒者頗為發明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借為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濶於事情與郡乃言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通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來久矣皇阜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

一民弗獲其所恫瘝予身丕逮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恥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耇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禮記集註三十卷(焦志十六卷)

明吳江徐師曾伯魯著同邑史元弱翁曰往時禮記但用陳澔集說師曾以爲未盡善始爲集羣儒潛心講諷積數十年撰爲集註功加於澔其學至今通行之

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明增城湛若水元明著序曰史若水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故夫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儀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丕者謂之道粗故乎度數之本而精入乎性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以讀禮之後因覩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

禮為上經而儀禮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為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别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庶致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乃為之測藏之家塾以遺子孫及與一二同志者共訂之名曰二禮經傳測若夫竊取之意見乎議

儒行集傳二卷

明漳浦黃道周輯王繼廉重刊序畧曰儒行集傳者舊宮允黃道周所輯也起例聖文徵實史乘旁摭百家之言傳或斷或連事有贊有畧以爲踪其道則勞求逸任是信是使則專氣造火斯亦治世之良書矣輯既成宮允端笏拜疏而獻之天子備乙覽焉而臣竊惟儒行十六既條自立又條特立且首立矣次六亦曰自立聖人之意豈但告天下後世之爲君抑兼告臣不惟官學亦士學焉耳患所以立非虛語也今士靜治其文章吏驅馳其宏勞有能衣敝塞窓灰中蘊火堅忍饑寒不求不忮乎有能日星其胃山嶽其骨江河其口乎有能會逢波流挺脊戴頭

侃然而出乎有能襲義秉恥敦風尚御不題安石之板不讓茂
弘之道不走翟公之門不受胡奴之米乎有能翔雒不關淄澠
自辨乎有能左握五典右操七筴乎有能擁擬卜商采甘庚郎
雖使瞍者捫鐘揣籥曙為清臣乎有能進善戢姦以士測治亂
如以葭灰測氣乎有能洞疏幽明為帝夷夔乎舉一焉自立則
已立矣立則特特則不二心不二心則通通則儒儒者身洗而
德飛未為失術况乎天子將洗發其光芒羽毛其鱗爪天子何
負於儒哉惟不光不芒不鱗不爪實既不存華名罔附是故周
士貴秦士賤周秦非能貴賤士士自貴之賤之耳宮允祇承於
帝誼重告君爲啓沃先資之言以有是書臣自飭飭人理兼反

本要使士學不廢是書而後善人多官學不廢是書而後朝廷正以有是重刻夫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詩經注解
宋熊剛大建陽人少穎敏從蔡淵黃幹遊
為建安教授所注有詩經注解性理小學集解學者稱古溪先
生

毛詩正紀外義
宋建陽宋咸著

詩禮義解
宋晉江韓謹字去華調南海尉改宣議郎除處州教授著詩禮

義解上之辟雍長貳稱獎援之於朝名爲國子博士除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廵尉未再期擁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詩講義

宋餘干柴中行著

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

宋廬陵段昌武子武集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泝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云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令錄于左

行在國子監據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丞段維清狀先叔朝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

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菴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
言苟足發明率以録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
校讐最為精密今其姪灃貢樾鋟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
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儻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
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有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
明經之玷今狀披陳乞備牒兩浙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乞給
據付羅貢士為照未敢自專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給本監
本監除已備牒兩浙路福建路運司備詞約束所屬書肆取責
知委文狀回申外如有不遵約束違戾之人仰執此經所屬陳
乞追板劈毀斷罪施行須至給據者　右出給公據付羅貢士

櫼收執照應淳祐八年七月日給　行丞程鈌押　司業　權尚

書禮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兼侍講徐押

輔按此書北平孫退翁爲令祥符時抄之于周藩宗正西亭

先生家宋刻今沒于洪流矣幸有此本在予得借讀力未能

抄以歸徐立齋學士俾小史録之然中尚多訛鈌段氏有叢

桂堂故以名詩解焦弱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

但焦志以段昌武爲段文昌朱圖又倒其名爲段武昌俱似

未見此書者惟詩大全引用先儒姓氏云段氏名昌武字子

武廬陵人與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合

毛詩解
宋劉屋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為政愷悌不擾而辦
以收李全功轉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辭疾不赴與學徒熊竹
谷輩講道終其身學者尊為靜齋先生所著有毛詩解家禮集
注心經集說
東宮詩解
宋建陽劉爚著爚與弟炳皆朱子高弟仕至工部尚書謚文簡
毛詩傳二十卷

文公成公于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蔡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令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詩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

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録二先生異説于思無邪章今曾齋但紀文公之説而不紀成公之説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説十有三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録無乃疑文公之説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槩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它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一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切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為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為歌咏以刺譏醜惡若今鄙俚如賺如今連

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于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録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于周道之衰雖已煩趣猶止于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

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于事變特里巷之歌謡爾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將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乎此二說者内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畧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于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攷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于胡苕溪博也終于王訔齋約也欲學詩觀是足矣

王柏魯齋又有詩辯說二卷

爾雅翼

宋歙羅願端良著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專萬狉芒芴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禁出其倫使同類相拜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圜首方趾自别爲氏乃佃乃漁乃栞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蓄猛虓服循異物著之鼎别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患既去其利畢𢾯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

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飲竹聽鳳為樂本原曾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唯擬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為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着為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絶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産踰北而遷至於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僟於璵璠六書之相假鮮則為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況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鵜女匠魚罟為荃六駁以為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

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為資畧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覩實于秋玩華於春俯瞯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皐壤遇物而欣有不觧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為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寛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守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閲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覩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藉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竝行後有子雲君屯山之畸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周禮說

宋新昌黄度文叔著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鄉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敬法齋備義利均等

固文武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叔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臺臺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刑民者必相經緯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衰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繇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繇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

損益也

按宋史本傳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令朱氏作經義考失載此序見水東日記錄之

春秋左傳狐白解三十五卷

宋朱申注釋明王鏊序曰春秋左傳狐白三十五卷宋曾齋朱申周翰注釋令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命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爲文之法故授同知穎州府事張幼仁俾刻之郡中余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顏子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跡春秋于孔子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享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

蓋爛然矣于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蘓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戎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支駒季札聲子沈尹戌薳啟疆閨內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乎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鑱削或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久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于文亦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巫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

之類讖有類于巫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余以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耶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則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于經正德癸亥

讀春秋三傳日抄一卷

宋黃震東發著讀左傳曰左氏雖依經作傳實則自為一書甚至全年不及經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為釋經哉經與傳尋爽桐錯經所不書者傳亦竊敘書法以附見其間其僭而不知自量亦甚矣若夫浮夸而雜品藻不公又在所不論也然因其舍經而別載行事可以驗其曾見當時國史故讀春秋者不可以廢左氏左氏杜預以為左邱明啖助始考其不然或曰左邱複姓非此左氏又或以為楚左史之後云　讀公羊傳云此傳公羊高作也高齊人世稱其受經于子夏分春秋為三世以所見所聞所傳聞為別宜不苟者而所載事跡人名地理間與左氏

不同左氏及見國史故依之以釋經公羊不知何所主而然意亦别有紀載之書而集之與世遠不知孰是若以次而言且當據左氏爾然諸儒之主公穀者不於其事而於其義也公羊大居正之語固可謂能執其義之要者至謂權爲反經謂百世可以復讐則非義已甚而亂之萌也迹其所釋經皆未嘗舍經而爲之文此視左氏之僭爲賢又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則過之注者何休詳於制度

讀穀梁傳曰此傳穀梁赤作也赤魯人云亦受經于子夏故其言經畧與公羊同其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者亦公羊分世言經之意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斥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

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注者范甯亦頗簡明又云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焉如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是主人主可得而脅居喪可得而昏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是為子可得而叛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是神器可得而窺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凡皆確論云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宋陳傅良著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明復尊王之説彌顯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証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荊公安石之説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歘然布衣聲

名四出六經之説流行萬里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某非深于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某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説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着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者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遊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公去國而梁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二年

而此書始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某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義嗚呼盛哉蓋從來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為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伯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伯悼公再伯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至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

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据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政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衛行於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爲不法者之戒矣齊桓卒鄭遂朝楚夏

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伯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兹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盖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又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于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

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嘗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証此尤為前人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着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者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据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放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書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既與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

而不可得者此所以撫卷三嘆而不能自已也

春秋傳語十卷

宋鄢正子著紹定中進士教授廉州

左史傳五十一卷

宋唐閱字進道山陰人少為學刻苦夜未嘗卧舉進士屢遷都官員外郎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左氏事類

漳州黃𩔖著

三傳分門事類十二卷

宋人著不知誰氏以類相從而分其門見趙希弁讀書附志

春秋經解三十卷　辨疑一篇

宋建陽江琦全叔著琦文學行誼知名當世仕永州學教授終嶶猷閣學士覃思春秋之學著春秋經解三十卷楊龜山見而稱之又著辨疑一篇語孟説各五卷

左氏聯璧八卷

宋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標注國語類編

宋張九成子韶著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宋林堯叟唐翁著

春秋左氏講義十卷

宋時瀾著東萊門人

論語詳說

宋朱熹晦菴著真西山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冦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注終焉（通考但載集義集注而无要義詳說）今集注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于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益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注之出然後極

其全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娩之於玉集注其圭璧璋瓚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許畧往往不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畧昔奚為恥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遊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注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鋟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論語發微

宋東嘉陳孜著真西山序曰學者所習莫先于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于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于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于不知而不慍則庶幾乎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

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于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于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董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遺藴尚奚君之待耶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于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于書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簡之簡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約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没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黃氏論語講義

宋福清黃祖舜繼道著累官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進論語講義

命金安御校勘安節言其書辭義明粹下國子監板行朱文公

著書多引之其它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

論語意原二卷經籍志三卷

宋鄭汝諧著黃俞邰曰汝諧稱東谷先生處州人宋紹熙初轉

運副使真西山謂其學本于伊洛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又

云其言雖若異于先儒而未嘗不合于義理之正有顯微闡幽

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為自得也

輔按馬氏通攷雖載此書而引陳氏曰不知作者且只一卷則是未嘗見此書也今吾友黃子俞邰家藏此本實爲二卷且有真西山之序言之甚詳故撮其槩而補攷之

葉氏論語詳說二十篇

詹天祥曰黄勉齋門人考亭書院堂長括蒼葉士龍雲叟所著書有論語詳說二十篇行於世又文集若干卷藏于塾

論語集編十卷

宋真德秀著

論孟或問錄要三十四卷

宋考亭先生朱熹元晦著北平孫承澤錄其要而序之曰余少時于四書大全中得讀朱子學庸或問見其精意與章句相輔而行而獨不得論孟或問甲申之秋余病卧家東之魚藻池上有書賈荷書來售者或問全書在焉問其所自言出故中秘用數錄取之其書刻于嘉靖辛卯彼時福建建陽書坊刊刻極盛字多差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設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春坊詞臣一員往司其事一年而吏差竣以所核定書奏進此本或彼時進內者然論孟二書不及學庸之周密語煩複段落參差間有未竟其說而止者逾二十年余輯朱

子年譜始知論孟或問先著于淳熙四年丁酉朱子編次論孟集義及論孟口義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又疏其去取之意為或問以或問駁斥過嚴恐近于薄不出示人後數改集注而論孟或問遂不復釐正至十六年己酉重訂大學中庸章句始著學庸或問及中庸輯畧與章句並行此同一或問所以煩簡全缺不同而大全有收有不收也然兩論二孟有朱子獨出己意裁定諸說理精意確遠出集注之上不以未經釐正而掩沒者余繙閱數四因成錄要一書以先賢遺編不敢輕言刪定惟錄其要旨以便誦法云爾尤有說者朱子竭生平之力著成集注聖道賴之大明當年斟酌參駁苦心定識備見于或問中不讀集

注不知聖學之淵深不讀或問不知集注之廣大則或問全書無論已經釐正未經釐正者俱當與集注互錄又余曾見朱子誠意章或問手稿蠅頭小書塗改滿紙當年改定集注不知又爲何如近人誤以集注爲定本妄肆譏彈譬之瞽者自絕于日月之明于集注又何損焉

楊文貞書論語或問云或問氣質之說一章尾缺缺四十三字或問見善之說一章首缺十五字蓋當時板本弗完也不知者取語録中九思二段勦入以充或問文勢大不類令考集成及通釋中勘定如此而九思章下亦原未有或問其妄矣續刊者宜補正之

大學解一卷

宋喻樗著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真德秀希元撰進自序曰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以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

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顧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胷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剟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齋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為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

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命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姦錄竊國之術曰檢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目亦有二曰生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功曰規儆箴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曰沉湎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

儀者脩身之要也二事無其目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禍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祕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真西山進大學衍義表畧曰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于聰明惟有發揮于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于堯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徙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昳亟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劌聖

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臣所撰列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録共成二十二帙謹隨表上進以聞

楊文貞曰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四十二卷著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及叙蓋其為書廣大精密綱目畢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于唐虞三代者必考之于斯焉

穌州陳祚宣德時為監察御史上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畧曰宋時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迹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顧于聽

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良之可親孰為奸邪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于信任邪佞以竒巧蕩上心者自見于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其中含譏諷下錦衣衛獄并家屬禁錮者數年成化三年葉文莊公上谷奏草曰臣惟大學衍義一書字字著龜言言藥石儒臣進講之餘聖心默契所得多矣臣以為今日之事人所知莫先于攘夷尤莫先于弭灾然衍義所載辨人才恤田里正綱常勵風俗如此等事馭夷之法固在其中其所謂脩己之敬事天之敬遇灾之敬則弭灾之道又無不備凡此皆

令日所急又伏覩五倫書所載太祖皇帝命侍臣書此于新城
內殿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
豈不愈于丹青乎又聞楊士奇云仁宗皇帝監國時嘗于翰林
院取閱此書即令翻刻閒賜臣下此又皇上祖宗家法伏乞聖
神留意特詔近臣簡會上項書板或别行翻刻賜及群臣將欣
戴聖恩感化善道賢者加勉不肖者革心可以使知輔導之方
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可以表古人為君為臣皆不可不知大
學之深意皇上之盛德大業無窮期矣
嘉靖六年上以大學衍義板刻不精欲將經文并題語大書諸
書并真德秀所注細草令司禮監并題語序一篇以申重刊之

意大學士楊一清因請御製序文冠諸卷用彰帝王之學以垂
來世
吳郡陸容文量曰大學衍義一書人君脩齊治平之術至切至
要非迂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卞卷齊家之要歷引前代
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倍其多縱使人主
知讀之左右其肎使之一見哉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
章勸讀此書上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
年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閣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近時邱祭
酒先生濬所著大學衍義補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
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

而推之雖無補可也

大學重定本附録

宋末金華曾齋先生王柏曰玉峯車若水清臣言致知格物傳未嘗亡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一傳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為傳必有其故矣反復思之此傳錯簡于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甚切其承上句也甚緊此三先生所不以為疑也後學一旦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疑而不敢更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為異同也夫以統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朱子之言也此章

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古人不區區于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中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格致之一傳三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于極之謂知止知也至于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其知乎四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終始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所謂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與知止一章甚明六也或問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為物格知至七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為致格傳矣然勇于補而不勇于移何也

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簀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歳月烏知其不遂移也耶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説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横看竪看儘入深有在此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以一定之見大公至正之心也又曰甚哉人之厭陳言喜奇論幾于侮聖言而壞心術宜為先儒之所呵斥也至于大學致格章不亡自董矩堂以來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切禁止然終不泯者豈非喜其新而喜其復于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于常不費詞説追補而經傳儼然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耶嘗以大學首章朝而讀暮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百遍沉潜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

易也大學之書道在于明明德在于新民在于止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于此矣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八目血脉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令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乃自本而之末自始而至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于天下三字其勢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却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遡其用力之端自平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

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知者下之所以學知字既重不得不援之以致知之方益致知只在格物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效驗之先後循從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慱而不露約而不晦于半語之中剔出修身來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為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復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畜意思俱足此于聖人何嘗留意于作文

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閑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于教法亦失先後之序况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遽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故曰不可不易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效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静

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動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則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然其錯簡于此不為無因昔本在止于至善傳之後令乃逸在止于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為此論也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下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此固分明以知止章為致知傳矣但未决于還耳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狰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愚敢于致格傳亦云

慈谿黄氏震說在讀禮記日抄中

寧海正學先生方孝孺書大學篡書正文後曰大學出于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缺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

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是語雖異于朱子然異于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山陰景氏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于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哉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

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學莫先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外無餘蘊矣

新安篁墩程敏政跋大學重定本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為格致傳補之有大惠于後學朱子旣歿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褫于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峯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于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　暇

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録出如右它日獲放歸田當再加紬繹并訂其註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經籍考

盧文弨弓父編

元

周易集說四十卷　纂圖二卷　古占法一卷

元黃潛序曰林屋山人俞氏琰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子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于太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邱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工陰陽占

彖之學而直惟以彖傳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籍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乎費數學近乎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誼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冥同異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即矯以爲異其所望于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于聖人

易纂言十二卷

元吳澄學　觀生序曰先生著是書幾四十年其間纂成改易者凡數四壬戌秋書成然未嘗以示人明年春觀生固請鋟諸梓以惠學者先生韋慨然許之猶慮傳寫之或差乃命抄寫而自督視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讀而益加詳審寫及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辭不數日上道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將及九江點校才竟若卦圖象例陸續刊行因書之成遂誌年月于右方云然嘗聞諸先生曰吾于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亦庶乎文王周公係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視易為猶小吾于易有功于世為最

大則讀是書者其不可不知先生用意深切而汎視之哉至治癸亥五月五日謹誌

焦弱侯序曰易者象也昔聖人見天下之賾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難以言示者于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于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闡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而詞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于象王氏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顔延之為祭酒一以輔嗣為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為宗不比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衣者之

吳人也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寄理于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于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于吾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余藏是本數十年考功大夫陳龍光穉進張斗樞三君以通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讐至再其于是役勤矣因弁著之萬歷甲寅春日瑯琊焦竑書

吳澄圖說云以上凡八卦其八卦定位六十四卦方圓凡二圖

邵子得之于李之才挺之李得之穆脩伯長穆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蓋羲皇八卦重卦既成之後作此二圖也儒者不傳而方伎家傳之以為修養火候之節其一畫二畫三畫四畫五畫六畫凡六圖則朱子推而衍之載于易学啓蒙雖失其傳授所自然考夫子係辭傳所言及邵子觀物外篇所推則古有此圖也必矣然羲皇未作八卦定位重卦方圓二圖之時先有此圖也故今定此以為羲皇之易云

三易説云夏商二易蓋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賛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彰以為二易无繇辭也或曰春秋左氏傳所載繇辭

與周易不同者盖夏商之易則以爲有繇辭矣然今莫可考証世俗所傳歸藏易偽書也　易始于羲皇周之文王在羑里時演羲皇八卦之名爲六十四且作彖辭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時又作爻辭以重卦之名及彖爻之辭乃文王周公所作故名之曰周易以别于夏商之易云　上下經說云文王以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上篇首乾坤竟坎離對體之𡚁卦六反體之卦十二反體一卦爲二卦總計三十卦謂之上經　下篇起咸恒終旣濟未濟對體之卦二反體之卦十六反體一卦爲二卦總計三十四卦謂之下經　彖傳象傳說云彖者文王所係六十四卦之辭彖傳者夫子爲釋文王之彖辭而作也經有上下

二篇故傳亦依經而分上下陸氏云彖斷也以斷一卦之吉凶者按字書彖即豕也從互從豕互豕頭象其上銳之形盖野豕也其頭最有力而銳善斷物故假借為决斷之義象者文王所立六十四卦重卦之名彖傳者夫子為釋文王之卦名而作也象獸名象其形而為字因假借其字為物形肖似之稱凡虎兕鹿兔馬牛羊犬等字皆象其形也而肖似之義獨于象字取之者象為極南之獸中土所無惟觀圖畫而想見其形由是圖寫物形之肖似謂之象羲皇八卦之畫象天地八物則謂八卦之畫為象文王重卦之名象上下二體則謂重卦之名為象此傳釋重卦之名故曰象傳卦名之下言卦之用夫子所以推廣卦

畫卦名之象也既釋文王所名各卦二體之象而并釋周公所係各卦六爻之辭焉或乃指爻辭為象誤矣其以釋卦名者為大象釋爻辭者為小象亦非也　係辭上下說云係者謂如綴繩于物辭者易書之言也文王所作之辭係于各卦之下為彖周公所作之辭係于各畫之下為爻夫子述此篇以釋文王周公所係彖辭爻辭之義故曰係辭傳朱子曰通論一經之凡例无經可附而自為上下云　文言說云文言者彖爻之辭也按係辭傳云其辭文謂彖爻之辭文其言而不質直言之也此篇夫子所以釋文王周公之文言故曰文言傳係辭傳者統論聖人繫辭之意也文言傳者詳釋經中文言之辭也　考定係辭

傳及文言傳說云係辭傳上下篇共二十章章首發端以天地字者三以聖人字者二以易字者十一以彖爻以一陰一陽以八卦以陽卦陰卦者各一舊本有子曰者六先儒以為後人所加令考之易其至矣乎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為乎皆是前章之結語後之分章者欲以此為後章之起語書不盡言乾坤其易之門耶皆是連上文共為一章故四處各加子曰字以別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是再提章首起句為結句故兩處亦各加子曰字令並刪去庶俾讀者不致生疑而妄謂係辭傳非夫子所作云

夫子既釋乾坤二卦其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二爻之辭不能徧釋故上經釋九爻下經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

爻可以類推是為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于是所釋上下經十六卦爻辭十八節不能成篇遂散入係辭傳離為三處顛倒紊亂特甚如釋大有爻辭十字斷簡重出至再釋乾彖爻既附于乾卦而釋上九爻辭一節亦復重出雜于十八節之間但少上九曰何謂也六字令悉更定釋否九五豫六二噬嗑初九復初九四處並增子曰字發端釋同人九五大有上九謙九二大過初九四處並增子曰字在所引經文之下惟釋噬嗑上九一節未增其所增者令刪去　說卦說云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夫子傳述之以為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

端也其餘十一章以下語頗叢雜其義不可盡通于命經亦不盡合或是夫子贊易以前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其无大害于理者姑存之也　序卦說云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盖奇畫偶畫之上毎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盖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于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

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令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于易必須布過精審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雜卦說云雜者錯揉其次不依文王卦序也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

撫州志饒奐字任中精六書吳文正公易經纂言板燬于大永樂中衆粮策杖步至洪吉諸州尋訪遺刻手錄以歸成化初憲使林公檄邑令李君祥從泣處假錄本鋟梓廣傳

易雜說 經義考作讀易雜記二卷佚

元蘭溪吳師道著師道幼學于金履祥延祐間授國子博士以禮部郎中致仕

易經解

元資州黃澤楚望著澤登進士第生有異質以明經學道爲志大德中歷兩書院山長嘗宗程朱作易經解

易精解

元邵武李學遜著綱九世孫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邃於易綱有

梁谿易傳及外篇見於通考陳氏稱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學邃蓋承家學也

易經叙録十二篇

元臨川吴澂著其言曰易伏羲之易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盖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于方伎家雖其說具見于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書者莫之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于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于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于經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盖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連山夏之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爲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漢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于今宋東萊先生吕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悉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善雖于大義不能有所

損益而于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易説發揮三卷 經義考二卷

元瑞州路高安縣尹嚴　秘書肅仲子也以字行日用父吳幼清志畧云嚴氏資力敵古侯伯不驕盈不豪縱慈良謙約自奉如貧儒惟祭祀賓客必致豐盛容貌光澤聲音洪暢志氣清明靡暫偷惰自少至耄昧爽而起衣冠待旦端坐終日傳習家學手抄父書鋟木諸家易注旁通融貫處常處變超避曲當自著易説發揮三卷餘力覽華嚴經法華道德黃庭等書宋之將亡高安陳侍御上封事觸忤時宰斥逐去國客寄嚴氏屢期一旦委行橐而別莫知所往

易問辨三十卷

元歐陽貞著歐陽玄序曰易之爲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交易爲用以會通爲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爲說宜無窮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于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年未有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爲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通學古爲高

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亹亹其不絶乎抑
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
之嘆也貞為我勉成之

易書詩雜說通十卷

元國子博士蘭谿吳師道正傳著宋濂曰吳先生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絶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

夏小正注四卷

元山陰傅崧卿子駿著吳萊立夫後序曰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讎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當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果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吕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令之官凡以夏禹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逸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

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滞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闢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沍天下肖翹蝡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之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闢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為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為之變一言之發與某休協一事之動與某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泥着此

猶𫎆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遼遠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他哉春養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者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者是謂權術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激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

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何嘗多滯事哉爲此說者殆
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
道每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窅然而氣化外
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氷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
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
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藥室藏冰觀其
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心
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時之變調其居處節
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辟之治身則又大矣傳
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昧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于

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皇元大科五經疑題二冊

元安成周旁輯易疑易義江西江浙湖廣各二道會試亦二道書疑書義及春秋禮記疑義皆然疑者取經中異同可疑者而辨之義則如今之制舉義又有策共十七道廷試策二道末以賦及詔終焉所録但鄉會兩場文字所舉士為舒慶遠李廉陳元明黄師郎庚執中等前後無序跋未審何科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廬陵李廉行簡著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以為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奥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為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

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倫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譾陋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畧加櫛剔于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興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適取而刻之梓垂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

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于卷端與我同志尚加訂正焉至正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凡例云一所編諸傳止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胡氏陳氏張氏六家為主蓋六家皆全書故也一左氏專用杜預注公羊專用何休注穀梁專用范甯注及正義與疏並不參用它說庶不誤引用一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謹按之下蓋以無全傳難並列也一所編本欲並見諸傳異同故凡繫釋經無大舛僻者皆錄其有倍禮傷義決不可從者畧疏於謹按下而辨之一其三傳有難繫於經文下而有關于經者別附錄庶不紊雜經注一其三傳義理異同者略疏其是非於謹按下大率多以胡氏為主

皆依先儒成說並不敢臆斷一此經大槪在屬詞比事故於例之異同事之首尾或詞同而事異或事異而詞同皆通經提撥大意使前後貫通一事之疑一字之異皆發明之並用先儒議論一所編諸傳務欲撮其精要故未免截剪刪削然所去皆浮詞至於確實之語無字敢棄其注疏中間有一句一字之精者亦采錄無遺一經中地名人名等有關經義者注之餘不錄一經傳中制度合考究者並詳考於謹按下

明楊文貞云吾郡安福李廉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三甲進士官至贑州路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

國朝脩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録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于是世之知先生者少矣夫士君子所爲求安于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着哉今世所傳先生死事惟見于元江西廉訪使韓準求贈諡咨文余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謹録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于春秋不徒能明之盖煒然于科目有光也

春秋外傳五十卷　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

元郝經仲常著於真州蓋為宋賈似道所拘留時也其序曰河南荀宗道嘗受學于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為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為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為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為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必探其本以為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是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為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為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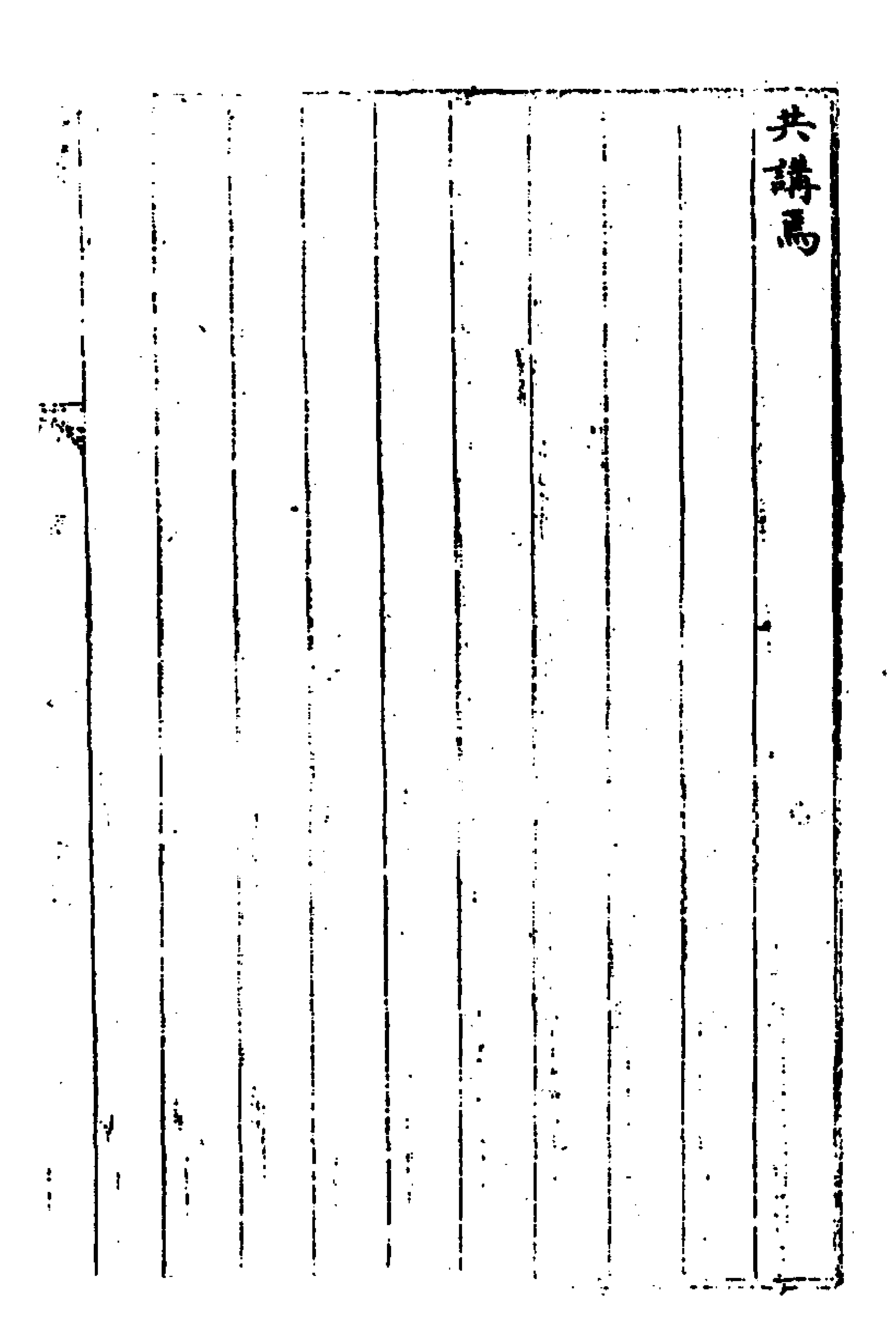
論一卷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
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

春秋叙録

元臨川吴澂著自序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有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於臨漳舉春秋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係故不能悉具澂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于公穀釋經則公穀精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詞况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是也然有考之於義的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狥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脱謬已不能正是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

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
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
而為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
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為審訂以
成其美其義不係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
意專以左氏為主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迹亦不
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澂欲因啖趙陸
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
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侮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
就故先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之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

共講焉



春秋經說

元参政大梁張　著張以寧序畧曰春秋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令参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脩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先生難進而易退其言於當世壹皆深明治亂之

原君子以為深知春秋善學孔子者

春秋本義三十卷　三傳辨疑二十卷　春秋或問十卷

元程端學時叔著自序畧曰孔子何為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詞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于經也然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事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為襃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為大用執彼以例此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諸儒雖多

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
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嘆也已幸而啖趙孫劉諸子出
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襃貶凡例之弊復
得鄭呂李戴黃趙諸儒傑然欲拂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
愚病此久矣竊嘗采輯諸傳之合于經者曰本義而閒附己意
于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
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于人蓋以此經之大積弊之久非淺見
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
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
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

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于經世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泰定甲子進士初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為司業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留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端學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

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

元家鉉翁著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為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視春秋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畧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為一時紀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為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年晉文始伯是歲所書者

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有自令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十數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詞大抵皆予奪抑揚之所倚而宏綱奥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鈺翁早講春秋惟前輩訓說是從不能自有所得中年以後閲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着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托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

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正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于時坐荒舊學旣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己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托始二推明夫子有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伯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

春秋備忘四十卷

元易州敬鉉著初為中都儒學提舉博通經史文章鳴世學者稱大寧先生

春秋集解

元胡炳文字仲虎著

春秋比事

元劉希賢著

春秋中的
元張復著
春秋類傳
元邛峽王申子著
春秋編類二十卷
元宣城梅致　著宋景濂有序
春秋大義　左氏君子議　春秋透天關

元會稽楊維楨廉夫著

又馮巽翁亦有春秋大義及春秋集解巽翁蚪蚪賦有名官止撫州守

元丞相休寧汪公亦有春秋大義十卷

春秋建正辨

元牟楷著

補春秋繁露

元章樵著

左氏正傳十卷

元金華王柏魯齋撰又有春秋左傳注二十卷

四書發明三十八卷

元新安陳櫟壽翁著元史云櫟當宋已科舉廢慨然發憤致力于聖人之學嘗謂有功于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叛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缺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于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業于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

四書叢說二十卷

元金華許謙益之著

學庸叢說二卷南京國子監有板

重訂四書輯釋三十六卷

元倪士毅仲宏輯汪克寛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它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啓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于皎日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于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疏于朱子注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録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吴氏集成最晚

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
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屋疊
床上之床爭奇衒異竊自附于作者之列鋟于木而傳諸人不
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睹集成之書
行于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掇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
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攷皆足以
磨刮向者之弊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
友人倪君仲宏實從游于陳先生有得于講劘授受者蓋稔且
詳乃會萃三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僝精要考訂訛舛
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

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未底于
盡善者爰蒐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察間出是書請余
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
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復求其義
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于後學也倪君
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
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
推廣發明之者無慮十數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
為多它蓋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襍不若此書多醇少疵也
萬授一曰朱子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為

詮釋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于大學章句之下始自真西山名曰集義祝宗道四書附錄倣而成之趙格菴有纂疏吳克齋有集成陳定宇有發明胡雲峰有四書通金仁山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明理備采擇詮次之審者莫如道川倪先生之輯釋道川元末時人為定宇高弟隱居新安趙子常汪克寬相往還師友淵源之正非尋常可及明永樂間詔諸臣纂大全多本于此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先生後人曾玉瑞日覲瑞錫與余友善因得借觀藏本回翔反復其精微醇粹較大全有加焉是編以尺幅不能備載未免闕如之憾異日刊其全本以公海內余之志也夫

四書言仁錄一卷

元臨川嚴肅著吳澄序曰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着而或流于空虛聖賢教人使之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四書而後張惟張子訂頑最爲切實同郡嚴肅類聚四書中言仁者爲一編綱舉目張靡所不備學者茍能玩繹於此而實用其力既得其隨事之用又不失其本心之體其有補于求仁也其功豈淺淺哉

論語句解十二卷

元劉豈蟠著

論孟集注考証二十卷

元金華金履祥吉甫著元史云至元三年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証來上命刋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心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証之所由作也

南京國子監林脩元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証二十卷經籍志作十卷

許魯齋直說大學要畧一卷

元許衡著永嘉陳鈞序曰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倫見于大學一書河南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泒流衍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仕于朝仕于外有道德之潤以及于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宦遊南北頗得託交于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畧于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畧也不傷于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許公既舉其要惟世祖皇

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用之以平天下亦既効矣今刻此書以布于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于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嘉也　馮庚跋曰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脩齊治平之律令格式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粲然經緯自子朱子章句集傳語録或問之說興而其義大明于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効大驗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爲空言之書而無以見其實用之大歟庚也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顏接辭之間知有魯齋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于北亦既取知于聖明施其所學矣凡執經于許公之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

以其學有名聲于時而愚也未由順下風而請每重責沈之嘆及歸江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溫潤而精純根極理致是宜稱為當世之儒宗也竭來常武路達曾花赤朶兒赤視篆未幾一日謂予曰舊藏魯齋大學要畧善本令繡之梓以廣其傳庚啟衽而讀之簡而明直而文如絲麻穀粟坦明平易人人可以與知與能而至理之妙皆渾然乎其中實穹壤間之一大奇書也俾予跋之予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大小精粗之間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程子釋之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今觀是書其言近其旨遠名雖要畧而

義則精詳也俾其書參行世于世益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
美矣抑公之為此者要不特以簿書期會為事而有以訓其人
使知義理之歸藹然為蜀文翁之風以無負于師帥之任是又
承流宣化之美政也庚不揆喜而識之大德丁未端陽日常德
路儒學教授馮庚謹跋

大學疏義一卷
元金履祥著
大學叢說一卷
元許謙益之著
大學明辨一卷
元月湖李氏師道著
大學纂釋一卷

元程復心著

中庸管見

元雲間夏侯尚玄文卿著

論語辨惑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著都卬曰若虛字從之博學有高才詩學白樂天文以歐蘇爲正厭平生于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辨之凡數百條遺山元好問嘗表其墓其著論語辨惑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寥寥殘缺不當强解而或謂聖學

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玆其所以為敎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日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亦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懐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懐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

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嫉譏斥之詞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平真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